



維閩源流錄卷十六

姚江二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

昌衢 昌儵 按

羅洪先

胡瀚

劉淵

尤時熙

薛甲

張 葵

游震得

翁得附

余世儒

周 怡

張 緒

來知德

孫應鰲

宗時英

萬 吉

王漸達

殷士望

詹一麟

查 鐸

胡大賓

劉 週

維洪先字達夫江西吉水人年十一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之爲人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私心嚮往遂早視舉子業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二

十二舉於鄉歲丙戌鄉達谷平李公方家食趨拜受學
嘉靖己丑廷試世廟親閱所對策御批曰學正有見言
黨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狀元授修撰其舅氏賀之
曰幸甚我甥成大業也達夫面赤曰丈夫事業無涯此
舉三年遇一人得耳何謂大業是日猶自袖米詣蕭寺
論學抵暮而歸明年告歸侍養父訓飭不殊童稚言動
少錯詞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忻忻從事
焉已而居憂哀慟淡至苦塊疏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
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
外友人覩其顏貌而驚服之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

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東廓守益輩切劘無虛日召
改左春坊贊善值世宗久任西內遂與同官唐順之趙
時春因辛丑元旦朝會預疏請定東宮朝儀忤旨罷爲
民歸就里中闢石蓮洞居之間出會講于雪浪閣贛江
水漲宅舍漂沒妻子假宿田家巡撫馬公檄縣出向所
卻坊價數千金爲構室助固辭會荆川以兵事起官約
偕出達夫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
兄任之卽比自効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答
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居止所製半榻默
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

然不足道比荆川訃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灑
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卽以邑冊請主
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歡若更生及疾作子世光適赴
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見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
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中斂手端默而逝年
六十一達夫之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主靜晚徹
悟于仁體嘗言聖學正脉必遵濂溪無欲之旨無欲故
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故
能爲立極種子若是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是有欲
卽使孤潔自守一隅其與未學者何異壬戌龍谿王氏

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於松原達夫與極言動靜合
一工夫且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不
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
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
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
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
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
耳語具所作松原志晤中癸亥序陽明年譜末云善學
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世有持妙悟而不知
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蓋凜乎有矯偏救弊之思焉

自陽明倡良知說學者始知舍聞見而求知於心然其傳始訛也語心體而遺工夫則墮虛而無益其又訛也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懼爲戾於自然併心體而失之達夫憂之切故其爲言曰近時學者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矣而不能致其病且甚於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良知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證然言怵惕必以擴克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孩提必以達天下繼之其意可見矣雖其宗主陽明始終回護而不靳苦心幹旋開口剖白有若此此其天資極美使無見異而遷得醇儒而終事之豈

不亦入聖人之室乎達夫始歸田攻苦澹鍊無寒暑晝夜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細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後觀時事日非乃絕意干進而饑渴由已撻市引辜之衷則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莫不惜之初在京師與唐趙二僚居相比唐甚推服趙尙未淡信一日邀達夫出遊屬其內子謁曾夫人窺室中啟敝篋一無所有乃曰羅君內外矜然如此歸後以先世所遺田宅盡讓二弟石蓮洞中嘗絕糧處之豁如也

著有念庵文集行於世學者稱念庵先生隆慶元年詔

贈光祿卿謚文恭

愚按忠憲先生推服念庵甚至而余友何良所則云觀念庵之言亦未嘗

不知陽明之失然與陽明之徒王龍谿輩深信篤契恐於孔孟正學終有未達處楊組玉亦言念庵於禪玄俱不能無染抑愚竊有說焉聖賢立言豈能一口說盡只隨時指示自前後相發本體工夫總離一不可有合言本體工夫者如大學說明明德是也固為無弊其他語孟之中有時專說本體使人見心有時專說工夫使人用力亦不為一偏若孟子說良知原以不慮而知證其為本然之善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證其為不慮而知而陽明所以提出此二字者亦正欲洗俗儒記誦詞章之習耳今念庵乃曰良知非萬死工夫不能得無乃欲矯現成良知之病而掩不學不慮之真乎徵其說而不得而其徒為之解曰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知得不學不慮脉路任人只管學只管慮幾于不成語矣其二云近時學者語知而不必良語良而不必致却自說得清楚正不必執萬死工夫反使人疑本體之明頓息若已失而復

得也至于雙江聶氏又以良知為性體著良知辨其與歐陽南野書謂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之發為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引陽明集中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體二語為證併良知二字亦改換面目且似以知為已發良為未發竟不成語矣豈非其所謂良知非孟子之所謂良知而實假儒以逞禪乎詞愈淫則指愈僻令人何所適從憶念庵品地非雙江比其論良知必以擴克長養達天下為言固不離孟子之宗特其萬死工夫一語使學者驟聞之必有過求高遠流入異端之失非特滯工夫掩本體而已總之宗主一差即救正皆差竊意忠憲所以推服念庵者只不欲沒其善云耳設因其近正而過躋之則其救正處似是而非未能破良知之偏而其宗主處愈堅愈僻適足增亂德之障認賊作子為害匪小如序陽明年譜而曰善學者竭才為上解悟次之聽言為下語皆未免惑人然則良所組玉之言豈刻論哉

胡瀚字川甫浙江餘姚人七歲端重如成人一日問

塾師曰學孔孟以何爲入門塾師大異之其從父支
湖公召語之曰孺子願學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爲主
川甫唯唯著心箴圖就質于陽明愈公公喜曰吾小
友也時龍谿緒山皆與爲忘年交嘗會講天真書院
諸學者各持異同爭辨未決川甫曰考亭當註疏附
會之時不得不擷精茹粹以發蒙陽明當支離割裂
之餘不得不指點頭顱以證世俱正法藏雖異而同
學者服之晚年以貢得華亭訓導尋轉崇明教諭歸
築今山署曰松篁小塢靜坐其中觀喜怒哀樂未發
氣象憬然自得病革爲詩示兒孫神色恬正所著有
今山文集一百卷行于世

劉澗字君東江西泰和人生時父太僕策齋翁爲慈
谿令故名五歲能受西銘九歲問天地窮際日月往
來之故年十二讀書駕部齋閣時椒山楊公以劾奸
相坐罪死西市終夕遶屋空行至夜半聞已死慷慨
歎曰楊公千載有餘烈矣始冠著尙志論隆慶改元
舉鄉試試南宮下第大學士李公得其遺卷心奇之
欲致一見君東謝不可曰落第書生豈可呈身相門
耶後張江陵欲致之東閣亦拒不相見荆王太傅李
九標爲孝廉時相善李無子有一女杯酒修好未聘

亡何李死女之母亦死人謂李氏一門衰落兩家子
女尙幼且無媒妁盟必寒矣君東乃折柬告親友曰
使李君未嘗見吾稚子而許之吾猶當撫其孤女也
矧言猶在耳渝之不義遂迎李女歸至長乃婚其子
及李氏爭產起訟太守欲以半產予女獨辭不受曰
吾成盟爲義也若分其產豈不反吾初心乎太守義
之八上禮闈不第遂懸車投牒不仕構終慕堂築自
怡園辛丑建太子覃恩詔天下舉人不仕者授都察
院都事予冠帶友人勸就之軒然曰吾真者已弁髦
之假者何爲嘗感時事欲入燕上書過少宰鄧公勸

沮之歸構焉文館以見志其學極尊信姚江或徵其
其說則曰吾家大人得諸先生長者不敢忘也直指
桐城方公欲表其間且疏薦于朝乃託友人力辭之
太宰羅文莊公學宗程朱爲西昌理學宗自世講良
知而文莊之學湮君東曰程朱一脉豈可遂廢較編
文莊集行于世學者耳目爲之一新末年謝交遊廢
登臨一意默坐讀先儒書信文成益至萬曆甲寅七
月卒年七十一學者稱約堂先生

愚按當時川甫爲陽明小友君東奉

父教推尊王學極至於朱子整庵皆並存之而後世之祖述陽明者必襲其口吻相與詆朱訕羅不已此不可曉也或曰川甫尊朱不悖其家教君東表羅不沒其鄉達是皆予之所取與余應之曰二

子之得失迥然不侔也夫支湖先生異學辨苦心苦口不啻諄切矣川甫為其從子顧舍置之而從于天真之會出調停之詞為一時風氣所驅即非豪傑士況為子弟而不率教是舍家求野下喬入谷者也若君東所處則又不然昔韓魏公知歐公不信文言繫辭未嘗與辨而亦終身相對不言易友道尚然況父子之間乎君東既守父教宗陽明矣而又表章羅文莊編行其遺集彼困知記三篇中言言王氏藥石也蓋默寓裁命之存焉此君東不以言傳而後人當以意會者也其權衡至微矣故二子相似而君東為得川甫則失之或曰然則君東其遂足法乎曰未也能如曾子之於曾皙以臨溪履薄繼浴沂風雩斯大孝斯足法矣然曾氏父子同師孔子故能得變化豈可望之父子學陽

明者
耶

尤時熙字季美河南雒陽人先世本吳人高祖某從軍隸河南衛父錦母姜氏生母王氏季美生而警敏不羣

稍長為諸生輒有聲弱冠舉於鄉是為嘉靖壬午計偕入京讀陽明傳習錄即厭棄詞章一意聖賢之學壬辰除元氏學諭甲午丁父憂服除補諭章丘尋晉國子學正時徐華亭為祭酒特重之令六館士俱師焉壬寅年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立語自詰曰我今道明否德立否不覺淚下謂學無師終不能有成乃以師禮見晴川劉先生晴川陽明高弟也適以建言逮獄則書所疑契時時從狂狷中質辨不少輟甲辰遷戶部主事推滸墅關纖毫不以自污自奉澹苦人弗堪也長洲令某負氣與部使者抗季美廉其人實賢者初不與較他日代推

者至問吳中令孰賢季美首稱長洲代者曰此非抗君者耶季美曰吾儕論人惟其賢何至以細故雌黃其間耶以母老乞終養歸歸三十餘年明道修德足不履公門郡守以帖二張遺官地若干畝峻謝不受居常坐小齋見後進來學喜甚啟迪不倦其所問答隨人淡淺要歸于提撕其本心令問者各有所省其爲說大率祖良知而得於所自體驗者爲多齋中設陽明位晨起必焚香展拜來學者必令展謁迨其晚年病世之學者崇虛見而忽躬行甚且誤認不良之知而越繩墨以自恣慨然歎曰孔門教人必以孝弟爲先忠信爲本其慮深矣

又曰夫良知無終始無內外安得更有一層故其議論必依乎中庸切於日用而不爲玄虛隱怪之譚說者服其善學陽明而能救其末流之弊陝洛間士聞其風擔簦笈笈而至者百數十人士大夫道洛者咸以一觀顏色爲快孟我疆秋稱其溫和純粹有明道之風孟雲浦化鯉其門人也稱其衷然爲一代真儒鄉人號西川先生萬曆庚辰九月卒年七十八沒時含殮不具子孫貧乏不能舉火有司祀之鄉賢又築祠特祀所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衍行於世萬曆末金沙于景素述明儒十先生語錄斥王學不與獨以西川爲殿古絳辛復元寄

詩張抱初曰三川同浩蕩五岳並嶙峋三川者謂伊川

月川西川也天啟三年鄉人呂維祺揭稱西川及雲浦

上衍洙泗之傳中接伊維之派宜從祀廟廷謚典殊缺

因著尤孟二先生謚議陳之兩院四年三月鹽臣李日

宣等具題請謚奉旨下部未及行愚按涇陽少墟景逸

獨未嘗關良知涇陽謂陽明特揭良知超然自信獨

在獨來自是痛快駁之者不敢為然少墟七十自壽

詩云誰哉我之師人心有仲尼考亭嚴主敬姚江致

良知景逸困學記云此道絕非名言可形程子各之

日天地陽明名之日良知蓋良知二字出于孟子指

點最妙又拍合大學致知而曰致良知立言亦工今

西川先生切指良知以為無終始無內外辨向上一

層之非服季悌忠信之教自修自證由已及人其從

事新學卒成真儒所謂青出于藍藍謝青斯固王門

之所不能圍東林之所謂不能外也于景素氏述十先

生語列諸莊渠養齋之次豈無見而然乎又按西

川語錄多徹語不可殫述內有云古今人我本同一

性載籍言行即是師友但須忘我乃能受益又云

是公共的心雖相背實相成是偏黨的心雖相合實

相負玩此二條亦可以愧王學之我慢

薛甲字應登南直江陰人嘉靖壬午舉于鄉已丑成

進士擢兵科給事中時方士邵元節用事乃連具四

疏指斥甚力邵黨劾之謫湖廣布政司照磨歷轉寧

波府通判保定府同知四川敘瀘兵備僉事晉江西

副使備兵于贛又以忤分宜父子解任而歸雖經遷

謫而職無不舉在蜀解蒙撤累世之仇靖永播方萌

之患其績尤偉歸後杜門靜養斷掃家事一切無得

關白其學初以紫陽為準的載復取象山陽明遺書而參伍之益有所得故其言曰格物即所以致知慎動即所以存養成物即所以成己無暴即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此意了了則六經四書與夫大而乾坤細而毫芒無非此理皆可一以貫之此學所以為易簡而非遺棄物理之謂也論者以其言精實寡弊羣推為姚江後勁所著有易象大旨四書口義心學淵源錄心傳書院講義藝文類稿續稿併文集行于世學者稱畏齋先生

錢十峰曰暨陽理學寥寥前推孫大雅後稱薛畏齋乃大雅為饒介之宋景濂所讚許至黃夢弼而

結之去其鄉賢不可曉也而畏齋之學亦不其顯傳聞雖念庵自江右來訪及門見高屋不入而反以此為時所貶然畏齋自敘平生受益固從貧病患難中來近得憚遜庵先生序年譜而論定矣

張棨字士儀號本南直涇縣人幼聰穎異常嘗聞雞

聲忽呼其母曰小學云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對曰我欲為此豈徒曉而已八歲就外傳十一徧治諸經十三遭父喪朝夕哀悼不離喪次執禮如成人年十七督學北江聞人公首拔應試嗣是屢試居首而守已嚴介毫無私請中丞澤江歐陽公撫江南延為塾師越二歲歐陽文莊公為南祭酒往師之文莊與之語即言下

領會因服習其教累年不歸繼復從鄒文莊公遊學
日益進廣德張守聚徒百餘人敦請主教未數旬多
士翕然興起臨行以百金爲贈辭曰吾得英才而教
之足矣堅卻一無所受產不及中人或勸爲子孫計
笑曰終日營營爲子孫謀吾實耻之事母董氏至孝
母卒哀痛逾常築永思山房守墓不離尤敦睦宗黨
著張氏家規歲值荒歉多方賑貸倡建水西書院迎
諸公歲臨主會合併論學涇人士津津有興者繇是
水西之會名天下

游震得字汝潛南直婺源人初爲諸生婺源令曾公汴

授以良知宗旨繼游歐陽文莊之門叅證于湛文簡
鄒文莊兩公間克然有得中嘉靖戊戌進士授行人
擢給事中侃侃言天下事議東宮禮請講學疏尤切
直論方士禱祀熒惑羣臣阿附非禮世廟震怒逮廷
杖劓臥讀易所著怡悅錄卽此時筆也復與分宜語
左亟求外補備兵南贛叅政湖廣所至賑災恤役歷
楚臬閩籓晉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以倭陷興化引
咎代還隆慶初起原官總督南京糧儲言者喋前事
不已遂歸里內外交薦不復起嘗謂近日學者喜妙
悟而疎踐履崇虛譚而鮮實用惓惓以躬行未得爲

訓創建虹東書院以永講習著有周易傳義會通三
書附註性理纂要談藝要錄湖北民隱錄藥裏膚言
等書弟再得字汝見少讀近思錄遂發憤于學與伯
兄自相師友嘗作四箴爲伯兄規兄歛容謝之壯年
謝去諸生敦行益力屢主郡邑大會闡釋經傳言皆
簡易真切學者稱兄爲讓溪先生弟爲連山先生
余世儒字汝爲南直婺源人八歲能文一日中兩試
瑞麥表下筆立就辭無複者年十六領鄉薦卽與周
都峯共研性學載訪東廓緒山兩公師事之後以親
老謁選得瑞安令時兩浙有倭警乃內撫疲瘵外瞻

軍興民倚之若慈母丁父憂歸再起南康令更役法
課士移風分校得人最聞推恩所生擢守合州遂謝
病不赴歸築中心精舍與同好講業越五載邁疾且
劇適母諱日猶強起奠如禮已而考終後祀鄉賢兩
邑名宦汝爲幼時見俗學泥古今人不相及者颺言
曰然則後世遂無聖人耶斷然以堯舜可爲自信又
嘗言文章爲立身岐路詞翰爲行已外篇吾人安身
立命當在何處人生百年如石火易滅一念依違大
事去矣故孜孜體解力行無怠湛然神明于酬應之
間著有幼學稿未信稿破蟋蟀集行於世學者稱念

各州河漢金
卷一
山先生

周怡字順之南直太平人少負奇氣居常以丘壑不
忘自礪聞鄒文莊倡道南都徒步從之游兼師事龍
谿王公登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司李以治狀徵拜
給諫疏論內外大小臣工幾數千言而大指則劾嚴
嵩翟鑾市恩修怨私訐背詆大敵在前而文武構釁
非國之福上恚疏中有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
未銷語嵩以重螫已間入詔廷杖下錦衣獄偕御史
楊爵員外劉魁同繫五載乙巳採箕僊語釋之閱月
復被逮丁未二殿災復釋之既歸猶及事母湯藥數

日未訣人謂忠孝所感歲丙寅居陽羨山中時與二
三知己商訂學問隆慶改元召用擢太常少卿遣祭
岳瀆瀕行疏陳定君志重詔命敬大臣擇左右勤朝
政五事忤旨調山東海右道僉事轉南國子司業明
年晉太常少卿提督四譯館未任卒于家其論學以
大同爲旨以至誠無息爲宗以不愧屋漏爲要而尤
以曲成後學爲萬物一體之驗居恒未嘗特立門戶
卽以忠諫顯卒未嘗自居其名嘗言吾讀孟子尹士
語人章羨其惓惓愛君之心直是無已彼一激而去
者不過尹士者流耳卽斯言以推蓋其忠義之氣駸

各聞漢流錄 卷十一
駸至道矣卒後臺臣張佳胤郭莊檄縣建祠祀之郡人私謚曰莊簡學者稱訥溪先生有訥溪文集二十七卷行於世

張緒字無意湖廣漢陽人生九歲隨父佃於中川劉翁家翁課以偶句對云千年賢聖轉身來翁奇之養爲已子曰劉燧弱冠登嘉靖庚子賢書時有欲危劉翁二遺孤者恐無意爲之庇廼百計中之賴朱廉憲白其事得俱無恙自念旣報劉恩不可身居疑地由是復姓名歸其宗游學四方師鄒文莊赴會試初場爲母忌日先不欲入爲同輩強入涕泗終日而出次

科不就試就桐城諭轉南監博士歷吏部司務戶部員外自以爲與江陵相年友也謁之據上坐無屈江陵謂太宰曰某郡太守缺可起補之無意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太守稱二千石予奪在上口威福以私德怨此介谿所以敗也江陵怒而起椅隨身折無意曰椅折乃我與公已矣不謝而出降五級諭繁昌移德陽令鄖撫見羅李公迎主講席未幾拂袖歸會見羅被誣逮下獄臺省救之弗聽爰手一疏擬請代將上而獄已解乃止家居論道垂二十餘年萬曆癸巳秋忽自齊安徧辭諸門人及所識冒風濤亟歸漢

上語兩子曰生死事吾自師文莊後便已看破且其
身久已許見羅先生今死遲也言訖遂瞑年七十四

學者稱甌山先生私謚介肅愚按先王制禮不敢不
及亦不敢過也甌山遇

母忌輟初塲得無念母而廢事君乎設其當官執
戎祀大事亦以母忌格詔令乎此舉似有近名之
意若夫抗權宰甘降官最為介特矯矯可風視同
時黃梅聘君之所為貞邪判矣論者慎無嫌其沽

激也

來知德字矣鮮四川梁山人中嘉靖壬子鄉試頻上
公車不第以父母春秋高不復試南宮留家侍養二
親繼沒墓祭廬墓一軌諸禮既葬後遨遊五岳求友
四海往來峨眉太華太和廬山之間老而歸隱梁之

金山坐九喜榻作八關詩畫三戒圖又有入聖工夫
理學疑心學晦明解省覺錄省事錄河圖雒書論皆
叩心著理其訓格物則即以君子三戒當之謂先格
去三大物欲不盡同程朱說也已而研窮易道端注
易象猶嫌金山紛沓乃去梁之萬縣求谿山中絕來
往捐形骸反復思維夜以繼日二十餘年超然悟伏
義負圖之為錯文王序卦之為綜以錯綜二字盡易
象之變發十翼奧旨闡四聖微言巡撫郭子章親禮
其廬知其學宗孔孟之傳軌接嚴光邵雍之侶會總
督王象乾交章論薦上俞允授翰林待詔疏辭不拜

時年已七十八矣學者稱瞿塘先生

愚按格去物欲之說凍水亦主

之雖非格物正解而有功于人至瞿塘指出三戒尤令人有下手處第君子有三戒分少壯老豈格物亦分三時耶此遵陽明宗旨而變化其說者其以錯綜說易更稱卓識雄辨學易者所宜詳玩

孫應鰲字山甫貴州清平衛人生之日適衛人饋六

鯉因以名幼就塾日誦數千言正襟危坐求解大義

年十九以儒士應鄉試督學波石徐公一見大奇之

許必解額榜發果以禮經中第一人嘉靖癸丑成進

士入翰林改戶垣出補江西僉事流賊起捍禦有法

一道晏然九江三百人誤坐賊黨一言出之尋轉陝

西提學副使實意作人身先為範遷四川叅政土官

薛兆乾執叅將賀磨以叛或疑討之必為磨禍都御

史谷公以問山甫曰昔英宗北狩于愍肅公數語國

威益振卒返乘輿今者豈惜一叅將耶谷從之擒兆

乾而磨不害隆慶改元以僉都御史巡撫鄖陽疏請

勤學勵政親賢遠奸等十事及劾奏太和宮提督巨

璫罪狀上皆納之已而致仕萬曆初起仍前任援恩

詔懇卹建文死事諸臣舉朝目為昌言召入為大理

卿晉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在監申

飭監規做涇野先生遺意極言舉人回籍自便之非

及至愚不肖入貨汙蠧之弊皆得旨著為令丙子八

各門漢流錄 卷一
月駕幸太學進講虞書無教逸欲有邦上稱善命坐
賜茶以病予告築學孔書院於西城之陽晉南京工
部尙書卒賜祭塋謚文恭所著有易談四書近語教
秦語錄雍論彙稿續稿春秋節要律呂分解等書行
於世

余時英字景淳南直婺源人九歲時聞日者言母命
不永與姊相持泣每夜靜拜天祈母壽十二三讀書
餘閒習種植樵採事喜曰今而後能紓二人憊矣尋
從洪垣及兄鏞講性學十九冠貧不能行禮取冠禮
冠義莊誦之二十二婚首以善事二人厚其弟與婦

約始受徒苦志夜讀不設枕席一疾幾殆夢人飲以
藥酒而愈慕鄒文莊之學在師之得所入處又從周
都峯游言下有省時學者每以朱陸端內務外爲辨
景淳曰今人夢夢坐不知性耳性有動有靜靜合萬
殊爲一本若在外也然外者未嘗不內吾所學不內不外
萬殊若在外也然外者未嘗不內吾所學不內不外
不朱不陸惟性之求性定而學定矣性一而學一矣
性無內外學無內外矣子一龍成進士自令江山至
轄浙藩凡大政必稟教故所至有立其初入江署也
一龍命取二布民間將成衣以獻聞之愠甚罰令一

龍及子婦跪於前而責之立反之其訓廉類若此萬曆丙戌抱微疾命童子開牕語諸人曰吾心之明有如此月遂逝年七十九徽六邑學者祀之於會所著有孝經集義行於世其經子性鑑諸書纂抄十七種藏于家

萬吉字克修南直宜興人爲人方嚴剛峻自禮義廉耻大防至于拱揖進趨冠履飲食之節畫綫而蹈不失毫髮見者望而知爲莊士事親盡孝居喪中禮弟善病與其寢食三年不懈弟病愈然後入內室至老未嘗異錢帛教諸子先志行後文藝諸子雅飭孝謹

一如其父以貢爲桐廬訓導夙夜勸課力明義利之辨時舉釣臺故事以激發諸生桐俗頓振未幾致仕歸其爲學宗尙程朱初聞陽明致良知之說於同邑周道通意不甚契及交唐荆川聞其議論乃歎曰道通愛我今荆川子語多與之同固未嘗悖于朱子我恨不及道通之存也晚而和易如冬日薰人人樂親之稱爲古齋先生

王漸達字鴻山廣東番禺人父傳爲泰州學正隨之任時年十歲卽知潛修默誦未幾扶父觀歸年十九登嘉靖丁丑進士假歸娶室授刑部主事告歸侍母

至十二年有旨凡養病三年落仕籍久之以薦復原
官至都疏陳四事留中不報因引疾乞休執政嫌其
言直罷之歸奉母諱值寇亂避之省會館于小雲谷
之精舍就右溪倫氏與古林何氏解疑辨難所得益
淡著觀水記正學記四書邇言學庸釋畧讀經記春
秋集傳嶺南耆彥傳王氏宗禮青蘿集等書其讀五
經自得尤多於春秋淡辯周正之非於詩多從小序
之指謂易非因河圖而作謂書當以安國爲宗嘗謂
學者當體得吾心之生意生意卽性也仁也求之古
聖賢如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簞瓢不改曾點之
舞雩詠歸子思之無入不得孟子之萬鍾何加皆是
也孔門教人求仁莫先於此千載而下惟周程得之
其次李延平云其於近儒則尊慕白沙陽明二氏見
所與王龍溪項旣東二書中要亦不盡同也卒年六
十一隆慶初卹贈光祿寺少卿

殷士望字德遠南直丹徒人性通敏孩提時得菓食
必先奉二親朝夕數問安否五歲誦經史七歲能文
章遠近爭欲識其人稍長益盡孝嘉靖間倭犯丹徒
縛其父去德遠奔救倭將加父刃卽長跪呼號請身
代甚哀倭曰此孝子也兩釋之督學御史耿公嘉之

遂不次以附學克貢亡何家被盜盜縛其母欲撻之時德遠先出遊學其女弟名金者亦呼號請代甚哀盜亦曰此孝女也又兩釋之耿公並爲奏于朝下有司建坊旌表題曰麟鳳尋由壽州訓遷新建諭又遷衢州教授三任學職朔望同州縣官鄉先生羣諸生講學不倦以老乞歸年八十一偶疾忽起肅衣冠拜二親木主畢因正色危坐召門人子弟言曰吾將安靜以養微陽父母之身今得全而歸之性學斷續則在二三子矣微笑而逝學者稱同仁先生其生時宅傍先後產二麟人以爲孝瑞云

詹一麟字孟仁南直婺源人性本豪邁而學甚淬厲言動一準於禮孝孚宗族信重鄉閭補諸生食餼就歲試學臺極鑒賞其文以缺論發令補作回稱不記題目不敢欺心學臺怒乃降等抑之孟仁恬澹自若從海內諸有道訂正學脉不憚跣步千里家故貧取給筆耕歲暮館歸遇一人受人責償阨之急遂傾修脯助之空橐歸室如懸罄不以介意晚益透悟指歸本根不落枝節嘉靖丙寅徵修郡志從遊者日益盛樂平太守軫光其高第也學者稱東鏡先生

查鐸字子警南直涇縣人爲諸生兼攻道藝嘗曰匪

學胡文匪聖胡學嘉靖己酉舉于鄉報至猶偕同志聚講抵暮而罷如弗聞也數下第成乙丑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徵拜刑科給事中轉戶科右再轉刑科左屢疏勸經筵覆邊功定營議舉人才言皆切要休暇輒從海內名碩結會論學以爲常未幾新鄭起相兼冢宰勢張甚欲修舊隙庇私黨而子警向中會試出其門連執不從遂大相左出爲山西叅議適當表賀疾不行撫臣迎新鄭意論罷之及新鄭免以薦補舊任定爲塋儀勒民互察遂革蒲東停喪敝習有妖似獮能匿形而人言多煽惑出示驅之妖謝相知者曰查公正人吾不敢犯爲避去遷廣西副使丁父艱不行後領廣西驛傳纔三月移疾歸中丞郭公六下札留之不可遂翩然東返爲復水西書院倡明理學其立說篤信陽明致良知爲三字符更闡然自修不事表暴最後疾作族兄秀視疾問曰心得無動乎曰能病吾身耳吾心何病旦起索衣冠端坐移時遂瞑年七十四學者稱毅齋先生

胡用賓字晉卿南直婺源人少補諸生試輒第一嘉靖己酉薦賢書卽從鄒文莊呂巾石諸公遊透悟姚江良知之奧而不詭于紫陽丁內艱疏食墓廬者三

年登隆慶戊辰進士授樂清令以父老留妻子侍養
僅挾二蒼頭往日再食脫粟每公出裹飯蕭寺中人
不知爲官也興利剔蠹造士維風靡不殫慮樂人德
之四載以召行檢俸餘僅十六兩行李一肩士民卽
潘簡肅祠祀之額二賢祠選南御史巡按江西獎廉
去墨江甸風清事竣乞終養歸夜抱父足而臥居被
火恐父驚悸給以他故躬負之出室燼而父不知父
歿哀毀羸憊不異喪母時服闋起補北臺歷遷南太
僕少卿卽乞骸骨奉特旨進太僕卿致仕嘗上疏請
祀鄒文莊惓惓崇躬行證慎獨救空談之弊甚切所
著山間漫語於中和真體慎獨真功體驗至精密而
儒釋真似同異之辨更足以開世迷又著有觀俗膚
言皆平實語汪司徒登原狀其行稱爲純孝純忠至
廉總目之曰慥慥君子

劉週江西萬安人爲人好澹素惡聞褻媒卑鄙語事
母李以孝聞重諾輕財諸焚券已責者甚衆晚聞越
中致良知之學肫肫服習建梅陂書舍以待學者後
談學者言徑超喜頓悟陋持守羣然和之週兀兀衆
中獨求寡過若已訕然已而言頓超者多踣躋相率
愧屈而週一未嘗自多聞人過急爲掩覆弗忍出諸

口也人以篤行稱之

愚按王門醜態百怪千奇不可名狀徐愛夢瞿曇語以與顏同德同壽是以顏子自處也王畿送王正億而曰我忝師門一唯參是以曾子自處也錢德洪與畿廬師墓三年是以子貢自處也徐珊不對會試策而出是又以尹彥明自處也做孔門程門既不成徒為王通之董常王安石之馮解陸九淵之楊簡而已至於王艮駕車行教則又竟以孔子自為居之不疑自以為是故其門下夸誕為甚朱恕韓貞村歌野唱時謂巫風李贊謂大道無分男女與梅澹然為會贈詩相昵載焚書中時謂淫風吉州人何心隱永新人顏鈞師生拳毆事發抵刑時謂亂風且何心隱本梁氏子名汝元字子期忽自更為何心隱尤屬不經此輩亦何足汗吾黨之筆獨怪夫事之以師禮奉之為執友者皆世所謂賢士大夫耳原其自來則陽明似有假借之失焉舊傳王艮見陽明于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為贊其蹊徑與董澣相似此最俚淺可耻乃陽明不能拒而有吾擒宸濠心未嘗動今為斯人動之語是何言耶抑傳之者妄耶大抵稍涉游詞便成標榜流俗無識聞陽明重艮而併重艮之徒待以師友非無因也吾於此輩既盡削去為王學洗穢而欲為君子著失言之戒故不得已而瀆及之後之君子可以鑒矣

雒閩源流錄卷十六 終

雜蜀源流錄卷十七 姚江三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朝潛 昌衢 授

李材 余宗濬附 朱英翫 賀時泰 辛全

張後覺 王牧等附 孟秋 張元汴 孟化鯉

劉元卿 李天植 鄒元標 方大鎮

孫慎行 施弘猷 蕭自麓 陸粹明附 笄繼良

呂維祺 蔡懋德 劉宗周 黃道周

李材字孟誠江西豐城人嘉靖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兵部員外郎萬曆初出為廣東僉事尋轉副使以論學兼立功稍見忌于當路遂引疾求退精學問

者十年癸未起官遷雲南叅政乙酉冬晉按察使管
金騰兵備事值緬賊內訌洞蠻黨逆孟誠謂此可計
間難用直搗密令把總寇崇德等橐金攜其交蠻果
悔禍而反攻緬謀至令把總杜栻等間道會擊爰有
遮浪之捷師還諸弁論功請賞有差而孟誠得擢僉
都御史撫治鄖陽丙戌春夏間事也明年丁亥以滇
事爲勦功者所奏上怒逮問諍者愈恬上持愈堅繫
獄至六年刑部郎中高從禮奏曰材用曾攻緬不無
闡國之功據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會按滇御史馮
應鳳在地方廉得其實亦疏白之始得減死出戍遇

赦得還時耄矣猶講學不倦四方學者尊爲見羅先
生嘗患世之學者每以朱王兩家格物致知之說爭
衡聚訟其流至於身心割裂知行離叛爲斯道病因
一揭修身爲本一言以明孔曾宗傳所在欲使學者皆
知反求諸身卽吾彛倫日用動靜出處之間實修實
踐精神收斂心志凝一更無恍惚支離則其道乃有
補于天下國家又曰知止卽知本知修身爲本而止
之乃爲止于至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所以止乎
至善之實事本末終始一以貫之者也於此叅究分
明合下知得止於至善則大學之樞紐在我故曰知

止而后有定此其闡學大指自以為直扼一貫宗傳
 與足以劑救兩家偏弊者也然謂通篇格至善似矣
 而欲散置格物於八條之中說者病其失之於支焉
 所著有大學古義道性善編論語大意崧臺講義觀
 我堂摘稿數學錄經正錄等書行於世其門人成名
 者甚多有南昌涂宗濬字鏡源萬曆癸未進士仕至
 宮保尚書篤志講學宇內推為領袖著有易義隆砂
 證學記馮亦定最稱之

季感熊氏曰致良知三字無病陽明說得有病修身為本四字無病見羅說得有病愚按見羅欲救陽明之病而其言亦有病者不是症源相反乃其經絡傳變也見羅謂果明宗果知本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致誠正總付之無所事事此正不脫

良知窠臼耳所以輕視條目次第作大段工夫況堅主無善無惡是謂至善之說其伏病在胎裏安得不東滅西生也哉

朱英骭字賓桃楚府宗室昭王六世孫鎮國中尉思
 泉公長子少築共學堂延四方雋彥講貫其中江夏
 則有賀陽亨段煥然孫善長李文臺諸子黃陂則有
 武臯守拙兩黃子又與其弟賓桂賓極互為師友年
 及三十有衡陽甯太虛未陽會金簡至楚會檄十五
 郡人士聚共學堂商確見羅李氏止修之旨賓桃爰
 與往復印証舉廿年攻苦一旦豁然由是四方學士
 不貴虛悟敦摯躬修者咸奉之既而兩臺疏其奉行

神祖旨下嘉慰尋有詔建宗學博求可為宗子師表者御史宋公賢從衆請以名應詔報可遂拜大宗正居十五載楚宗協化數登賢書念生母選配盧氏年屆九十拘例未封乃間關數千里叩闕陳情上報曰念宗正綱紀諸宗多年多勩其特封爾母盧氏為恭人他不得比例又念宗正老賜几杖馳驛護送以歸歸而拜母上壽人莫不手額稱孝賓桃旋病革惓惓以盧母為子姪囑卒年七十一所著有河西務悟道詩四十首問道書札若干卷

附錄毛成字侶鶴北直玉田人萬曆間為內官甘貧篤志手不釋卷潛心濂雒參讀薛文清王文成

諸君子之書更留意六書音韻天性剛介未嘗趨謁顯要蓄書甚多壽七十餘卒塋玉泉山麓生時自題其墓碣曰於呼藍田耕夫之墓愚按此條見劉若愚酌中志觀成自題墓碣比於耕夫其諱耻刑食之意著矣彼為僧道讀儒書而悔悟可立反初服為內官且奈之何使其果賢則寺人孟子詩固錄之呂強楊光復張承業綱目取之正不必論其品類今成別無表建第恐若愚同列貂璫或此輩好名粉飾未可知耳存此亦可想見當年道風之盛至於其人其事闕疑可也故附之

賀時泰字叔交湖廣江夏人嘗遇歲除家貧不能具

一杯羹以一母雞豆二升易米七升五合支度歲三

日糧賦詩自礪曰清苦丈夫志風霜善自持陽和非

不愛義命貴安之是時長子文忠公尚幼風度端整

屹如老成莊士叔交目顧而心許之自是益樂饑課

子年二十七患耳聾自念奉親遺體曷由全歸乃簡閱古今經籍遇有關身心秩序者卽手錄之龔開龔贖久之成帙題曰人模樣讀者方之念臺人譜及文忠旣貴卽大書聯句堂前云當年雞豆未忘志此日見孫莫妄思其訓廉成忠若此又著思聰錄一卷首條云王陽明致良知三字道破古今次條云有本體有工夫有効驗良知本體自家認透徹了只下致字工夫去做効驗自在其中此其了當語又云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箇真節婦人做樣子便不難了又云若愛一文錢不值一文錢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其學其守俱可見矣與古絳辛復元手書商學交最善學者稱陽亨先生別著三世事小錄及女箴二十四則藏于家文忠公卽諱逢聖以在籍輔臣死癸未獻寇之亂者也

辛全字復元山西河汾人稟厚修純居家力行孝弟不求聞達于世以諸生老與洛陽尤季美江夏賀叔交輩爲學問友著有樂天集養心錄二書高忠憲公與曹予真札以吳康齋許之亦爲良知之學而進於信實者

張後覺字志仁山東茌平人事父母至孝居喪哀毀

骨立三年不御私室早歲得姚江之傳于顏博士鑰
 屏去舉業淡思力踐雖隆冬盛暑不爐不扇久而有
 獲嘗曰耳本天聰日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又
 曰真知是忿忿自懲真知是慾慾自窒慾忿如沸釜
 抽薪室慾如紅爐點雪推山填壑愈難愈遠當時門
 人孟秋趙暹趙維新獨契宗旨海內名流道在者
 往往紆軫請益督學鄒善郡守羅汝芳兩建書院集
 齊魯諸生延之升席使為山長以歲薦任華陰訓導
 視邑篆起仆弭亂境內晏然歸之日士民遮道泣送
 里居教授著有弘山教言時恩縣有王牧者字汝謙

領已酉鄉薦官溫州府通判一介不取與志仁友善

辨析仁體在復數千言卓有深詣東阿陳職邢文舉

二子亦相與月旦聯會並著賢名愚按慾忿室慾所以修德求仁也可

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是為原憲說仁者先難而後獲是為樊遲說不可執此以廢彼故先儒推山填壑之喻當以用功言弘山抽薪點雪之喻當以成功言使不務先難而遽思化難易混先後此其言亦中聽不中用耳學者思之

孟秋字子成山東茌平人早歲從外傳受毛詩至鄭

衛輒棄去更治尚書已聞張弘山講良知之學執贄

受教下帷發憤慨慕前修家貧甚嘗撤屋瓦鬻之以

供膏薪提學鄒公善講道濟上召與語大悅曰功利

之俗孰能不波不意乃有孟生登隆慶辛未進士知
 昌黎縣政尙清惠萬曆初遷大理評事尋轉職方主
 事守山海關當關政久弛之後嚴譏察裁供億竟爲
 前官所忌中考功法調外轉刑部主事進尙寶司丞
 少卿卒子成雅志澹泊濟嚚聖真貌癯然若不勝衣
 遇事神閒氣定萬夫莫能奪與人交樂引其所長而
 覆其短晚年徧質四方同志問學洞徹其論中和已
 發未發犁然有當于中庸之旨鄒爾瞻張子蓋並讀
 而善之曰此孔門嫡派臺省交章請易名格于例未
 果所著有二明一脉經翼行于世

愚按許敬庵曰過張秋訪孟我疆之

廬盈丈之地瓦屋數椽其旁有茅舍倍之此風味
 大江以南所未有也觀此可槩我疆之品矣又益
 智錄曰王龍溪在吳中與蔡春臺講學語及陽明
 龍溪曰先師已造位神人焚之火而心不與俱焚
 溺之水而心不與俱溺者也人晒之孟我疆曰必
 到此地方知此旨觀此可窺我疆之學矣然益智
 錄中多刻詆王學之言吾不知我疆果有此語否

張元怵字子蓋浙江山陰人總角時聞楊忠愍公諫
 死遙爲誄詞慷慨泣下霑襟父大奇之隆慶辛未賜
 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萬曆初元上疏直御
 史某且請進講列女傳于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
 久之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尋克經筵講官
 每當直講喁喁然盟心待對冀有所感格焉初父太

僕公嘗副滇臬擊武定叛酋有功後中蜚語革問時
 子蓋方舉于鄉掖父萬里赴逮自越如滇復自滇如
 燕未怠也通籍後遇上御曆覃恩卽疏白父冤請以
 恩及已者移復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旨格
 不行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居常念父功
 罪未明願以身代父報國而卒且徼國恩報父故終
 其身有緹縈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
 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瞑子蓋故江陵所
 取士方江陵盛時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
 某門人也皂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若乃喪請留

病請禱某卽死弗爲矣性至孝友侍父母疾湯藥非
 口嘗弗進比卒藥藥柴瘠喪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
 崇佛諸敝俗拊異母弟二人恩禮隆備身飯脫粟衣
 浣補而賑施宗黨若不及學宗姚江然不空事口耳
 耑務以實踐爲基謂朱陸同源而未流乃岐之非是
 手摘考亭所論著與陸王意符者彙觀之題曰朱子

摘編學者稱陽和先生愚按陽和朱子摘編分詩文各一卷敘稱定論未必盡出

晚年而摘編則皆平時之言此欲爲陽明掩過適以著之者也使朱子平時所學既不偏卽早晚皆無差矣彼象山往來紛呶之辨與陽明集中分袒之說又何爲者哉

孟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其先有好古者洪武初自

於斗遂誕叔龍蓋嘉靖乙巳閏正月念四日也幼而警敏長而端摯修度美髯見者識其非常人兒時嗜讀小學八歲讀孝經論語十三讀易旁通經史及左國秦漢比爲文自構一格不傍人籬下十七補諸生卽慨然以古道自任歲乙丑旣冠往師西川尤先生讀擬學小記曰濂雒真傳具在於茲凡西川所言手自籍記成帙會督學試文行皆置第一巳巳膺恩貢第一監試第二有友郭青螺黃慎軒孟我疆而我疆尤密聯會講學癸酉中河南鄉試第九故事同年具呈坊價叔龍瞿然曰吾輩方將起家清仕路抑奔競乃先行請託耶獨不列名卽計偕驛金亦峻卻不受庚辰成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時相欲致叔龍爲重終不往謁尋丁父艱起補戶部主事筦銀庫痛革宿弊出榷河西務口不言錢惟與子衿耆老講聖諭六言發明正道比去士民肖像祀江干丙戌江南山左大饑奉命往賑哀益稽核全活無算尤厚賚善士是年改驗封主事會母卒歸前後兩艱哀毀骨立喪制一準家禮斟酌合宜可爲法式不茹葷不入內不妄言笑居恒孝事兩尊人無間或愠則率婦長跪請過父易簀時叔龍方之留都任在途以兩叔父視含殮

比襄事每朔必稽顙曰見兩叔父卽見吾父母也起復補稽勳歷文選郎私念用人本朝廷公典而或干以私豈不上負君下負所學故一意孤立雖大貴人氣焰薰灼不少徇徃例銓法多先白政府然後補贖叔龍不爲動中璫請託毫不假借勅守闈勿通一刺凡諸舞文吏所得自行其意者搜剔殆盡內外率側目張可庵棟以都諫建言國本謫時論躉之弗敢用也叔龍疏起之上業令票旨政府封還陰陽其詞遂忤上調外以中外力救再削籍叔龍神色自若猶夙夜治文書付所司始跨蹇歸歸之日簪紳絡驛出祖于郊見行李蕭然家奴徒

步皆歎曰賢者去國我輩尸位獨無愧于心乎郡邑長吏率求一見不可得或負弩津途問選君何違而叔龍已微服過矣初從西川遊歸而設會講學寒暑不輟多所興起西川每對人曰吾道西矣嗣與我疆諸公講學京坻又於川上建兩賢祠

西川方山

後爲宗賢樓聚圖書羅

俊又四方士聞風負笈若陝澗嵩永雒孟汝羅秦晉聯翩而至無慮數百人至是歸諸弟子迎於黃河之湄歌詠之聲遏雲振木而叔龍於道益精進所發明益開朗澄澈非獨擴良知之緒矣叔龍所至孚格在樞清貪墨之風在銓抑奔謁之塗在籍則以恬澹古樸爲里俗先

故其里不用聲歌不曳綺羅婚嫁不論財非嘉燕不用鼓吹人咸謂新安有古昔遺風雖窮鄉幽谷之人無不稱曰孟師孟師云叔龍精神強毅每漏下五鼓卽起課諸子弟夜分伊唔不倦亡何疾革弟化鯨侍藥猶孳孳勉以爲學口占詩云靜室焚香理病身琴書手卷日相親胸中自覺無他物但聽啼禽報早春又云養德從來卽養身如今二豎苦相親掾存未到和平地漫說宮中六六春聞者以爲有聞道未足之意遂瞑門人相向哭失聲城爲罷市澠有老嫠婦聞而悲之曰天下無福耶其感人之深若此時萬曆丁酉正月念六日年五十有

三 葬城東函谷之阜其學以無欲爲宗其教人則端以孝弟忠信慎獨爲要不爲高淡幽渺之論平實易簡進于純粹門人王參君以梧者自總州師事最久尊信尤篤贊曰仕以達道學本無欲紀實也卒之明年祀鄉賢大中丞鍾襄惠公疏請從祀未允先令有司建崇祠春秋致祭天啟壬戌贈光祿寺卿所著有巳千錄尊聞錄讀易寢言諸儒要錄理學功臣言行條名賢卓行條焚黃葬冠儀注文集八卷及摘句通鑑增減性理音釋四書五經並行于世其易訓大都以心體立說與程朱訓異虞城楊東明讀而訝之答曰易萬古心學之源也而

觀象玩占淺孰甚焉故謬歸諸心俾學道者知所原本

耳學者稱雲浦先生摘錄讀近溪集臆言九條本來

知也若近溪云云則良知又有個面目矣似失之鑿且何必究論此等處況四字又出釋子語乎此葛藤何時是斷絕期耶孔子開口便只說謹言慎行孟子開口便只說孝弟忠信此非當下耶只在當下亦釋氏語善緣功德報答等皆釋氏之流弊也可稱述乎近溪說出啞啼一聲不若孟子赤子之心之言為雅孟子曰仁人心也言仁即是心心即是仁非有二也程子曰義禮智信皆仁也隨出異名總是一仁仁則只是此心而曰心視仁義等宏且淡不亦鑿乎靈妙即是心心本生也而曰心本不生曰以靈妙而生則心為死物靈又是靈心又是心矣有是理哉既云赤子之心渾乎其天是有善無不善矣却乃云無善無不善而實無不善不亦自相矛盾耶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豈若是混耶天命原只是善孔子言學即是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之學日時習者學無間斷之謂如必曰時即聖時之時時習謂習乎聖時則當云學時而習之矣得無好奇之過乎

摘錄已千錄七條嘉靖甲子歲曾夢與友人書扇

自為七言律詩一首當時未習為詩既寤尚能全誦夢中句心頗異之迨旦止記首句云翠竹麒麟錦馬敲又三年為丙寅西川先生側偶述請正意先生必有妙解先生但曰夢也音旨嚴重鯉于言下有悟蓋心體未明晝已屬夢而又夢中說夢且欲求解於不可知之鄉宜先生之不我與也自後有夢亦不復識聞陳司敗議其黨自以為幸此是孔子好學處氣象心術何等平易何等真實何等廣大如今被人規過便求解脫且不論其過只解脫便是最惡的念頭便不是真切好學與孔子氣象心術奚啻萬里不繇真心之端而別為功利之緒此真異端也學者纔說習氣纔說稟賦便是無志至于橫逆報施纔說有激纔說相稱便是欺心此但可以恕人自修者宜痛省猛克也此正今日切要之功見人講論定要出已見說向前一步此是粗心浮氣若反到自身上尋證修服方是為學以善服人尚不可況未善而責人乎陳實夫一日意欲出門因書爾出幹甚緊

要事七字于門頂是後睹之即無出門之意念此豪傑之士便有這等見識便有這等方法似此用功決無有不上進者愚三復其言為之歛衽 顧氏小心齋劄記云孟叔龍德宇溫然而其中甚介罷官歸家中丞仁軒張公饋之一程亦謝不受最後書問都絕宦其地者欲踪跡之而不得也又云孟叔龍與孟我疆符卿以道義相切磋嗟官都下聯舍而寓自公之暇輒徒步過從飲食起居悉共焉時人稱為二孟陽和太史作二孟歌記之 愚按雲浦先生臆言論仁即是心心即是仁直印程朱心統性情性即理也二語正解而禪唾洗矣已千錄論人求解脫必出已見兩樣惡念頭不獨破盡象山告子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之病且善寫聖人好學心事好學氣象其得於西川先生者淡矣造詣變化至此宜其為顧張諸公所推服也安得復以王學議之

劉元卿字調父江西安福人少時入吉安為青原遊輿夫語曰昔之青原挾妓酒人歌新聲達旦自兩鄒

公子入遂絕響聞之惕然而懼兩公子即僉憲汝海宮洗汝光也時自東魯歸嚶嚶然以家學倡諸里人調父入山汝海試與語喜動於心歸而陳諸宋儒語錄堆案盈几玩而三思汝海退與汝光心畏者久之時周太守鶴臯羣諸士試得其論大奇之以為真儒再出入闈遂魁江右仍偕師友輩以學相砥切隆慶辛未業入穀主司以其策多憤激語姑置之江陵聞而大怒下禮部以飭多士甲戌下第遂抹其引杜門不出從遊者日眾調父於諸先輩語淺生厭淡生疑乃出而謁蘭溪徐太常聞其言機稍動再謁黃安耿

司農得生生謂易一語始欣然信心而於所創復禮識仁中道一德諸院歲有常會西鄉習俗故稱健訟至是皆化於其德無一字更犯官府南昌守范涑嘗列其名與鄧元錫章潢並薦于朝調父卒不出卒年六十六學者稱瀘瀟先生所著有山居草還山續草大象觀諸儒學案賢奕編六鑑舉要國史舉凡畧語測言思問編何莫編先正義方禮律數要明賢宗解婺江證學大學新編等書

李天植字性甫南直廣德州人少聞良知之說恍如夙解復從鄒文莊諸公商證融徹中隆慶辛未進士授平陽府推官徵拜吏科給事中疏數十上皆天下大計時江陵相當國奪情議起排衆昌言曰異日謂羅一峰何如人旣吳公中行趙公用賢艾公穆沈公思孝及鄒公元標先後具疏有旨杖斥遂上疏論救備極詳懇江陵恚甚計中之無何有旨選淨身男子若干人又力陳儒生進學數少中貴選用太盛兩事倒置語攻政府益急遂借年例出分守江西饒南值江陵議毀天下書院阿意者欲併廢白鹿洞膳田力持不可且捐餼增益之羣諸生講習其中所興起甚衆閱二歲遷湖廣副使鎮長寶二郡延張太史元汴

講學岳麓惜陰兩書院湖南人咸知向學癸未楚大饑日夜籌畫捐俸薪及贖緩賑之全活無算尋參政四川調曹濮兵備屢忤當道亟引歸累薦堅不起卒年七十二於易禮二經皆有疏義

鄒元標字爾瞻江西吉水人少好學幽居扃戶集程王六子語以自勗萬曆丁丑登進士方觀刑部政疏劾江陵相奪情拜杖戍貴州都勻衛直聲震天下江陵敗擢吏科給事中約同志集於演象所月有講會執政亦過而問焉復以內廷火進言忤旨降南京刑部照磨歷遷兵吏二部主事吏刑二部員外刑部郎

中嘗循職掌請褒解縉羅洪先諸儒及論朝儀久曠儲位尚虛言極剴切引疾家居遭艱不起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其中光宗卽位起大理寺卿天啟初遷刑部右侍郎歷都察院左都御史特疏請卹先朝廢官一百二十人詔從之命南北三品京堂准添注以疏淹滯餘着酌量敘用請追錄江陵相十年輔弼之功補身後卹典天下尤服其公又請亟修光廟實錄以進藥一案議論紛紜宜早定信史也上允而未行其後卒有要典之禍人以是服其先慮適長安馮公從吾爲副院並以講學名重一時諸侍御因共建首

善書院於西城牆下兩先生每出署後不拜客不赴筵輒入書院講學都人士聽講者無不虛往實歸衆心興起而忌者亦從此始於是邪黨競相訾議爾瞻上疏辨得旨慰勉尋告歸亡何卒卒後璫禍始烈削奪官誥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謚忠介學者稱南臯先生爾瞻雖從事首善奏記東林而初偕郭子章從胡廬山遊其學主於自得歸之實詣嘗作許敬庵祠堂記曰自朱陸分馳步趨朱氏者嚴關鍵飾藩籬人無得而間之而或病其隨事格物未免棄內徇外之弊河津餘干確守其說至新會陳氏悟自然之宗餘姚

王氏發良知之旨大抵宗象山而王氏雄鋒朗暢足以發抒其蘊於是學者盡宗新學其弊也乃至闕畧躬行吾謂學無可見見之於行敬庵恪守先程方正篤實其不必與餘姚合者乃其有功餘姚也作陽明祠堂記曰予讀先生格物之說謂格其不正以歸於正戒懼慎獨之語謂本一體工夫非有二事恍然會心先生倡道當時如清風披拂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於世亦有所補獨怪夫萬物一體圓融無礙之說倡而學寢以僞也夫先儒之一體也合天下以成其身後儒之一體也借天下以濟其私先儒之圓神也

本之方以智後儒之圓神也流於詭與隨藉口交道
 接禮之說無論宋薛齊七十五十百鎰皆可受矣藉
 口委曲行道之說轍環列國為是不稅冕而行非矣
 藉口獵較猶可之說和光同塵為是先簿正祭器非
 矣藉口中庸之說鄉愿賊德味道摸稜皆所不計矣
 藉口汎愛眾之說孔子不必瞰亡于陽貨孟子不必
 示默于王驩矣流弊至此夫豈先生之教使之然哉
 蓋欲兩救其弊故不偏持一說若此又嘗答友人曰
 學問中一段機權詭譎之術先賢決無此家法又曰
 學人不可先橫一是非同異之心在胸中惟當自參

自悟久之自不言而喻又曰世多虛談害道者皆繇
 實學者鮮不足以轉移之若實學者多則虛者自消
 皆自得語也而自少矜厲名節既而投荒萬里遯野
 三十年涵養銷鎔幾于冲粹其實詣尤不可及矣所
 著有存真集願學集及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愚按萬曆諸賢

之倡學也大抵嚴于程品而寬於辨脉方東林初
 建顧高為倡宗朱闢王乃其大指然依庸堂記及
 涇陽誌文皆出南臯手筆豈計其道之不同哉不
 唯是也首善書院之役鄒馮共事一堂亦各講所
 學其為說不相狗亦不相犄豈當日以同調寥寥
 不欲於同中立異耶抑和而不同正欲於此徐求
 併一耶以愚妄臆相蒙若是其小人忌之既滋門
 戶標榜之譏其後學惑之亦有徘徊歧路之患傳
 日毫差千謬是以君子有弗辯辯之不明弗措也
 夫南臯產自螺川早染新學亦天挺豪傑破除尋

常吾鄉高忠憲公嘗述其在刑部堂上望見罪囚便高聲念佛畧不知有儒釋之防而武塘陳幾亭氏覆其全集謂其學純尚禪而輒援四子周易以傳會之講論倏彼倏此無實見無定指多是遁詞竊謂南臯以無修無證爲說謂之正人則可謂之醇儒未也學者其慎擇諸

方大鎮字君靜南直桐城人萬曆己丑進士居官公廉惠愛所至有聲尤尙風節崇理學初授大名府推官加意平反一案至活百三十人壬寅拜江西道御史以病乞歸丁未起浙江巡鹽釐醴弊免白糧稅商民交頌戊申請告壬子按河南福府莊田四萬屢奉嚴旨比例執奏竟減其半且疏請儲講差未竣而移病天啟壬戌起按京畿計臺資已閱二十餘年遷大理寺丞晉左少卿虛心評駁凡出死囚十三人奉命使蜀陞辭疏請經筵四事併請召用諸理學正人時憲臣鄒南臯馮少墟兩公建首善書院於都門聚同志講學君靜與焉及還自蜀羣小方排斥理學毀書院兩公皆去位君靜筮得同人於野遂乞休自號野同翁隱於白鹿山與門人講學不輟有詔起爲南京光祿卿不赴難進易退始終一致天下高之嘗言性善徵諸仁義仁義根於無所爲而爲之心此爲至善此爲良知此爲窮理居敬作論六篇力排異學他所著有聞斯錄桐川講義易意詩意禮說等書鄒馮兩

公嘗歎曰方魯岳天下士吾道中一人也其學亦出入鄒馮間在臺時嘗上疏爲陳簡討獻章胡布衣居仁請謚又請褒崇先臣鄒守益顧憲成等則其所學之廣博持論之和同見一斑矣性至孝太恭人沒君靜年垂七十禮惟衰麻在身獨哀毀廬墓朝夕孺子泣竟以過傷及禫而卒學者私謚曰文孝先生

孫慎行字聞斯南直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廷試二甲第三人授編修妖書事起時宰有所逞憾欲窮其獄聞斯抗疏言宜存國體時論躉之前後以艱歸冊封歸請告歸歸輒鍵戶著書不通一客累遷禮部侍

郎視篆有福王之國事時神廟靜攝久典禮廢弛乃疏關治亂者數事因及之國期率十日一請而堅持莊田如潞府例奉旨切責訖不顧又連請東宮出閣已而上命所司擇吉忽內降更期後年時福清當國皇恐持未下聞斯擬伏闕爭而亟以九卿公疏候命闕下者二旬每與諸大臣旅會詞氣慷慨輒曰今日是其死所還向福清曰今日是相公死所九卿相顧感激爭出危言佐之聲朗朗徹大內於是福王自請減莊田以行而大典告成如期然忌者不免以居功相目矣他若慈聖太后廟號王貴妃藏主諸王選婚

諸禮皆守正力爭楚獄久冤議爲平反釋其幽滯者數十人代籓廢長立少念其事正與東朝相類亟正之以杜小人窺伺者而庚戌科場之弊卒按法持之以其暇請祀羅豫章李延平於文廡千秋曠典一朝得補在部逾年請告去竟被京察得旨照舊調理昌啟間再召爲禮部尙書遂首論紅丸事先是光宗大漸有鴻臚丞李可灼進紅丸服之明旦駕崩廷臣交章劾可灼首輔方從哲票令引疾去從哲亦引疾聞斯上綱常大義一疏引春秋書許止弑君之事謂從哲與聞乎故得旨下九卿科道議議上詔奪從哲一

官而戍可灼二三逢內者意不懌尋以爭秦籓封爵非例忤旨告歸會楊忠烈漣劾逆賢二十四大罪璫恨甚諸修門戶郟者附璫爲虐大起詔獄忠烈旣拷死而聞斯以論紅丸坐戍得寧夏極邊合之少司寇王公之案爭挺擊忠烈爭移宮爲三大案復修三朝要典布告天下坐諸臣以罔上不道之罪禍且不測聞斯坦然就道而上晏駕璫伏誅得解戍復故官未幾以原官協理詹事府事召高臥不起崇禎八年有旨擇在籍堪任閣員者廷議交推奉旨特召聞斯時已病疏辭不允扶曳應命甫至都而卒天下惜之年

七十一年贈太子太保謚文介學者稱淇澳先生初喜誦佛氏書既而曰儒衣破綻不可以袈裟補也遂一意宗儒年四十六始受易有初易二易三易四易題曰周易明雜義又以中庸慎獨與易相表裏作慎獨義百餘章嘗言知止可盡大學慎獨可盡中庸忠恕可盡論語性善可盡孟子卽變化氣質之說猶以爲出入荀孟間作困思抄百餘篇日以五事自課一靜坐二玩易三文藝四書史五不廢臨池晚乃一切屏去耑求之反躬一路歸于知止因以止躬顏其齋時時體驗而有得焉表章諸儒以朱晦庵陸象山王陽

明三先生爲依編選合若干卷蓋聞斯爲荆川外孫沾濡有素故雖身遊東林而學兼陸王若此又因諸史舊文作事編以才節兼全者爲上其次節勝才或才勝節又其次則節不足而才堪裨用者亦荆川之餘緒也

顧庸庵云程朱易至矣近世若孫文介明雜義倪鴻寶見易黃石齋易象正皆吾所不解

施弘猷字允升南直宣城人少卽砥礪名行年二十六師祁門陳文臺履祥得聞良知之緒締六邑會四郡會十四郡大會聞一賢人雖甚風雪必吐哺而馳之年三十七始列諸生郡守西華金公礪延入高齋五子社御史楊公表其居曰理學醇儒巳酉冬得疾

瀕危文臺為齋戒三日作祈命詞謂繼在開來不可
無施子禱於神願以餘年贖禱畢果愈未幾文臺應
歲薦卒於京訃至為位朝夕哭服齊衰迎觀邗上要
同門會葬雲山創崇祠以祀終心喪三年假館白下
講道揚廬間有性習之辨性無善惡之辨無極太極
本末之辨又因門人吳允清允齡著問答一卷首性
善篇次無惡篇則既直宗孟氏而撤無善無惡之障
矣嘗辭嗣產開義塾置義田為亡叔舉四喪嫁三女
其費悉取諸典貸終不肯鬻義田施族賴之卒年四
十六鄒忠介志其墓所著中明子集語錄行于世二

子譽譽並有學行譽字曾省早卒亦著有語錄及巢
林集藏于家

蕭自麓或云名梓廣東潮陽人以主敬為學出羅念庵之

門而最服魏莊渠之教萬曆甲午冬高忠憲謫尉揭
陽至潮特訪之自麓出念庵諸書與觀之款以五簋
盡祛繁儀忠憲將別請教自麓徐言曰公當潛養數
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得成就
耳既而與書極論敬一之義末謂學貴含蓄淡固最
忌洩漏某嘗自思維只用功不密洩露太早敬為執
事誦之無若某之徒老而自悔也其門人陸粹明字

古樵新會人居恒清苦澹默終日靜坐或閉戶至經月不出偶訪學吳越間與嘉善吳子往爲友是年八月先借子往遇忠憲於武林因謂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忠憲旨之遂介其書以交於自麓焉

笄繼良字我箴南直丹徒人生之日父夢楊忠愍至其家因名以繼盛及萬曆乙卯舉鄉試父曰吾願汝爲良臣也爲更今名少與華鉦劉覲文徐大用王孫雲輩結鳴合社以文章節義相勗勉而潛心良知之

學初署寧國教諭作廟祀考禮樂考二書示諸生又上黷宮六議于學臺遷鉛山令講易鵝湖書院晉守絳州申揭祖訓弭靈丘宗藩之閔絳民以寧方半載左遷上林良牧署時魏奄勢正熾附之者擬置祠上林我箴執不可尋轉順天判遷工部郎董北河稱底績總河都御史請加銜久任魏崔惡之不報魏忠節大中觀過張秋我箴爲文弔于河干哭甚哀闔閭大怒矯命以東林邪黨削籍崇禎改元起戶部郎首上賦役便民議奉命監海運新太倉核省倉儲溢額二萬出守汀州值閩寇鍾成旺鍾凌秀嘯聚汀之石窟

巖我箴入境即倡義勇擊賊一捷於冠朝再捷于綺
岡賊遂遁未幾晉副使分守河東執政者以異已排
擠遂歸歸而鎮江守印司奇即潤城南郭築天心書
院朔望設座請臨教巡撫張公國維巡漕盧公世淮
皆會郡邑博士弟子從者數百人一時絃誦彬彬梓
有天心說尤精于易著鵝湖讀易十二卷身忤逆奄
遭黨錮於剝復遜臨之義三致意焉卒年八十一祀

汀州名宦

潤州何黎曰菰川子錄明儒於我丹徒得
四人焉一為丁先生玉夫一為華先生德

夫一為殷先生德遠一為笱先生我箴玉夫為人
以考亭朱子自待真足稱維閩後學其為中翰日
送無錫邵文莊守許州勉以半日讀書工夫與錫
山道脉本同而德夫之先由錫山徙居又世傳東

林之學者也宜為菰川子所取若德遠之從龍谿
近谿遊也學以主靜為本頓悟為宗我箴固嘗繫
藉東林然大意亦主良知為是與前二公不無少
異至求之立身行已間其宗族至今稱殷為孝子
而笱以不媚魏闡削籍著節一時蓋其生平誠敬
篤實行言相顧卓有足法者揆諸丁華二公倘所
謂殊塗而同歸者耶錄中列玉夫德夫於前續德
遠我箴于後立法嚴而用意厚觀者可以興起矣

呂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父孔學事節母孔氏以

孝聞詔書兩旌其門母孟氏夢月入懷生介孺萬曆

癸丑進士授兖州府推官清執有名歲饑設賑全活

萬眾究故無保甲法介孺始行之卒以此弭蓮妖之

亂乙卯分考陝西戊午分考山東徵入為吏部主事

歷稽勳驗封考功文選四司光廟上賓請見嗣君子

慈慶宮門中貴導駕幸小南城抗言梓宮在殯大寶未登不宜動屬車輕萬乘正色當階仗出中止再疏調護起居禁近侍干政請選侍移宮按問諸醫侍疾無狀語直而公人多側目天啟間歷遷驗封郎中告歸山居學道不干世事適天中建逆祠發募簿勅令鄉紳助工介孺曰如此士風掃地矣卒不與璫聞而啣之先嗾御史疏詆後矯旨考察吏部將中以危法會熹廟崩中寢崇禎改元薦起尚寶卿改太常少卿尋陟爲正提督四譯館上敬陳堯舜之道及保泰防微八事二疏上嘉納之庚午遷南少司徒兼僉院總

督糧儲先是上以南糧逋欠日多特賜總督侍郎勅一道有侵欺錢糧者五品以下就便提問介孺念勅簡甚重乃大破有司急北緩南之習釐窻戶積逋虛報之弊先疏湖廣原留黔餉一十三萬石歸之南部復條具十事二十四弊以聞與其屬講求區畫定期會之令以趣辦除導行之費以勸徵有司累息奸吏歛手又請開鑪鑄錢而申薄小錢之禁更法凡兩月三鑄令鑄速而私錢少舊例糧米交倉三篩三曬而交場則不曬以給軍士謂之水兌故倉耗加一場耗加二五介孺示各解戶有當交倉願改場者聽仍薄

其耗以勸之且以固基不足命于空倉隨便收納卽
淮水兌每年得耗數萬石以佐軍儲之乏以建文忠
臣卓敬曾爲戶部侍郎疏請立崇祠聞上遣內官監
視四出又上疏切陳自古中貴典兵之禍不報未幾
拜南京兵部尙書乙亥賊自汝寧來走鳳陽犯皇陵
折而西陷巢廬江一支北出潁州都督趙世臣守關
山之兵潰走烏衣南都大震遂上疏自劾致仕歸與
同邑邢紹德輩開院講習介孺之學原本躬行多所
自得而以遜世無悶爲密功以成仁取義爲顯効方
在南中作豐芑書院雖日籌兵核餉與諸生談學不

輟家居則著孝經本義或問大全三十餘卷表請進
經筵端豫教頒諸學宮爲永法有芝生于庭十有八
莖如顏本篇目之數門人共建芝泉書院以表之最
後乃著存古十二篇士戒七則其說歸于敦本訓俗
因世示教其他奏議纂述及考正六書之文不下百
餘卷居七年辛巳以慮寇自新安入雒從福藩屢勸
王出帑助軍不能用及城陷被縛道遇王奮首呼曰
王死生命也名義至重無自辱遂大罵賊以死事聞
贈太傅謚忠節學者稱豫石先生

蔡懋德字公虞南直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授杭州

府推官以廉平稱秩滿內徵同邑相國某以銓部相
餌公虞謝之止授儀曹郎崇禎初擢江西提學副使
獎恬抑競崇雅黜浮士風爲之一變已歟歷浙楚齊
豫寧前所至以勞績聞嘗上疏勸學言極剴切上知
其才召對稱旨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流寇警報
疊至卽悉力防禦壬午冬方扼守河上忽北方震動
遂整旅勤王旋奉命扼防龍固至癸未夏始撤防回
省其秋闖賊臨河立拜疏南馳駐防蒲澤會督師孫
傅庭以數十萬衆敗于潼關三秦瓦解長河二千五
百里之防山西獨當之南北策應挫賊者再大將高
傑復縱兵擾晉百姓苦之乃諭以大義約束甚備至
冬保德州告急馳歸省城守河道將聞警奔潰平陽
遂陷公虞欲自將往援爲宗紳士民所尼留守太原
俄奉旨革任聽勘或勸乘此解任或移鎮候代皆不
聽立誓衆死守甲申二月初賊大至馬步號五十萬
公虞登陴禦賊殺傷甚衆裨將朱孔訓牛勇戰死已
而城東南角樓砲裂焚燬風霾陡作對面莫辨公虞
知事不可爲草遺疏藏衣幅間翌日聞城猝破乃出
遺疏授贊畫知縣賈士璋引佩刀欲自刎爲衆所奪
曰吾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汝輩自去遂至書院三立

祠南向自縊中軍應時盛在旁候氣絕亦自殺未逾月而京師陷矣公虞固爲良知之學而在江右梓胡敬公居業錄以迪諸生在浙西與幾亭陳氏爲學問友問答累編不悖於正卒能成仁取義豈不偉哉南都賜謚忠襄錫特祠以應時盛附學者稱雲怡先生劉宗周字起東浙江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丁內艱甲辰授行人歸養辛亥補原官旋告病至天啟辛酉起禮部儀制司主事時逆賢初任用外庭未有言者起東首發其奸狀未幾果竊柄亂政如所言遷光祿寺丞累遷太僕少卿以病歸甲子起右通政未赴而

冢宰趙南星等斥朝局變迺疏辭陳人臣進退之義有旨削籍居家潛心理學立身清介持正人不敢干以私面折人過郡邑皆憚之士林望如山斗崇禎初復官起順天府尹策一蹇就道其子隨之徒步而已甫蒞任卽以直諫被黜丙子起工部侍郎屢進昌言會太僕寺馬價告匱內閣溫體仁等請捐助起東極言其非忤旨引疾歸行次天津補疏論體仁罪狀以爲大奸似忠大佞似信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徃徃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陛下亦有所不覺矣又言今天下卽乏才亦何

至爲一二寺人下而每當緩急必倚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又有遣蓋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監司于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於疆事必無幸矣上怒斥爲民壬午起改吏部左侍郎陳聖學三篇晉左都御史上言建道揆貞法守崇治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請復首善書院及社學罷厰衛上意頗嚮之以申救諫官熊開元姜埰忤旨罷歸甲申之變聞信卽赴杭省跣足衣麻被髮勸浙撫勤王不允請卽舉哀或欲俟哀詔至起

東白豈有子聞父喪不躡踊之理詔至再奉行未爲不可也弘光立起原官未至都特疏先告不署銜自稱草莽孤臣謂封疆諸臣宜誅謀國諸臣之不忠宜誅典禮諸臣宜誅又表勸親征併劾四鎮淮撫戰守失宜之罪時宰惡之復見逐乙酉六月山居聞變不食卒學者稱念臺先生其學以慎獨爲功以知天爲歸而本之敬誠極推頌姚江顧力能鎔鑄之嘗曰象山不差慈湖差陽明不差龍谿差此其折衷大槩也啟戴山書院從游累千人梓所述人譜以授學者游于東林與高忠憲爲執友先後以其身殉道方絕食

待期訓門人曰吾比靜坐小庵中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又曰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所無事則人而天矣殆亦忠憲所云心如太虛者與所著有劉子全書百餘卷及諸著述二十種門人毘陵惲日初先輯劉子節要十四卷附年譜行於世愚按念臺道統傳自薛文清而下皆有貶詞凡以為陽明地耳其著聖學宗要則直謂孔孟既沒越千餘年而有宋大儒起而承之使孔孟之道復明又三百餘年而有陽明子又謂周子再生之仲尼明道不讓顏子橫渠紫陽曾思之亞陽明子見力直追孟子故以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東銘程伯子定性書朱子已發未發說合以陽明拔本塞源論及與程朱相發明之言蓋宗王之極也雖不至軒王輕朱見解亦偏矣然觀其末後一着斯何愧躬行君子也哉

黃道周字幼玄福建漳浦人不詳其師友淵源其論

學大指不離閩宗而嘗言欲為姚江刮垢磨光則又

自鑿一戶牖者也自少耐攻苦尚氣節為文典奧原

本經術登天啟壬戌進士改庶常除編修崇禎庚午

典試浙江轉右中允屢有建白為上所知壬申告歸

乙亥補原官丁丑分考會試隨具奏乞休不允時五

日內繫兩尚書幼玄疏請慎喜怒以回天意再上求

言省刑疏謂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

者旋聞言極切直尋遷左諭德兼翰林侍講具疏自

劾三罪四耻七不如再擢詹事府詹事與修玉牒克

日講官戊寅楊嗣昌奪情視事抗疏劾之及召對與嗣昌爭辨上前犯顏諫諍不少退沮旁觀者莫不戰慄直聲震天下黜爲江西布政司都事未幾巡撫解學龍以地方人才薦上益疑爲黨併逮入京予杖百下詔獄將殺之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徐仲吉相繼申救並杖戍旣而嗣昌敗周延儒再召與蔣德璟乘間勸解始得旨赦出載命復官堅辭不赴後以抗節死于金陵之笄橋有中書賴雍蔡繼謨從死未死前閉一室中絕粒不食有求其筆者輒書孝經一兩章予之人甚珍之時當事勸降良切故特寬其桎梏而幼玄卒不奪也論者謂其三黜不辭剖心一生強半廬墓國亡與亡實爲一代完節之臣所著洪範明義月令明義緇衣集傳儒行集傳四種表進御覽其三易洞璣易象正孝經百種大滌函書榕壇問業奏疏文集刻行于世又詩畧正春秋表正解齊環若干種藏于家學者稱石齋先生

愚按右三卷通錄王學皆近正與得正者也此外法當嚴絕者則有二種一曰侮聖一曰諱禪侮聖者著道統正宗而始伏羲終姚江著聖學宗傳而始伏羲終盱江中間雜以苟況楊雄敢立異幟非聖無王罪不容誅矣諱禪者謂陽明原闢佛氏學之者過焉而禪不罪教者而罪學者又彼法中所謂改頭換面訶佛罵祖者也此其據彌巧而堅矣其餘口頭良知固無足問欲正侮聖之罪前有寄

窩之源編編滙編後有柏鄉之知統錄翼錄及良所
之傳道編欲破諱禪之疾前有整庵困知記支湖
異學辨清瀾學部通辨涇陽證性編高子陽明說
辨後有祁陽之辯道錄季感之閑道錄及月巖之
應斷兩若之正王諸書具
在有志正學者盍取衷焉

各閩源流錄卷十七 終

各閩源流錄卷十八

補編一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

昌衢
昌儵校

是錄以康熙壬戌刻於京江館次淡自病其掛漏

見例言中書出問世有謂不當續一人者以是錄

人雖未備而緒論已具欲搜盡羣儒勢固有所難

能也然余見聞之所及何忍輕棄且其言其行有

關吾道可無表章乎有謂錄中某某當亟刪者益

欲尊一代文獻之傳則寧嚴無泛也然鄙意善善

宜從長既槩居儒林之列其等自辨何為是紛更

者乎有謂錄中某某當亟增者曰善鈞從衆未可

執獨見而抗衆論也然一出入有吾例在與其
失績貂寧失遺珠吾何敢用游移而毀防閑乎於
是載檢熊氏學統孫氏益智錄何氏閩書等集取
向所已見而姑闕與向所未見而遲至者選錄共
得五十八人題曰補編分爲二卷其次序一遵時
伐而學脉附辨其中焉讀者試合全錄觀之固可
以驗吾之褊衷焉耳戊辰清和旣望

朱善

孔克表

王沂

許繼

程通

黃寬

林雍

胡九韶

車泰

饒烈

趙復

張廷芳

金道寓

金道器

趙珪

吳宗周

潘府

劉閔

王廷相

黃鞏

徐灝

張璿

李楷

何唐

冀鍊

嚴紘

蔡元偉

陳交

王宗聖

宋劾周

楊應詔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少穎敏好學九歲通經史
大義能屬文當元末隱居纂述以聖賢道學爲已任
事繼母李氏甚孝避兵扶母竄匿者十餘日相失復
全人謂孝感所致明祖旣定天下開設學校乃以豐
城仍舊爲富州州守強憲中請爲訓導教有成效南

昌守許方奏之遷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廷試第
一除翰林院修撰署院事兼知制誥踰年以家屬註
誤謫教遼東略無愠色在塗著遼海集未至賜還鄉
語子逢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汝祖所著皇極
經世等書而考證之因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
營聞老翁哭聲甚哀問之乃翁子鬻此以償公帑翁
老無休故悲耳以券還之不責直十七年召授翰林
待詔上疏論婚姻律略曰臣聞國重世臣家重世姻
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兩浙江西尤甚問之皆舅姑
兩姨子若女蓋以法不當婚故爲仇家所訟或已聘

而見絕或旣婚而復離至婚嫁已久兒女成行有司
尚爾逼奪使伉儷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感傷嗟
歎議律不精禍一至此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
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
名尊屬已不可以卑幼匹之若已爲舅姑兩姨之子
彼爲舅姑兩姨之女門地相耦長幼相若嫌靡尊卑
美儷鈞敵爲子選婦爲女選壻宐莫先此昔成周之
時王朝所婚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
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之君齊宋魯衛陳
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

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世婚爲重其顯
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女娶姑女也呂
榮公夫人侍制張昱之女而侍制夫人卽榮公之姊
此以小姨子娶大姨女也乞解此禁上從之十八年
命較禮闈超遷文淵閣大學士五月上御文華殿備
萬進讀心箴讀畢復詳言任人圖治之道上優納焉
九月侍經筵進講周易至家人卦稱上旨忽得危疾
告歸卒年七十二卒之前夕有星如虹墜于所居著
有詩經解頤詩經輯釋史輯行于世正德中補益文
恪

孔克表浙江平陽人至聖五十五代孫博聞篤行尤
精史學嘗登元至正戊子進士洪武六年徵至京授
翰林修撰時太祖畱心經籍深病從來傳注詞繁旨
深反掩經意之害乃詔克表偕御史中丞劉基秦府
紀善林溫等取羣經要言析爲門類以恒言注釋之
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人之蘊又恐儒臣未達注
釋之式親製論語解二篇以賜俾取則焉克表注四
書五經成書進覽上悅賜名曰羣書類要由是篤眷
之凡有著述拜獻咸稱上旨

愚按克表以元進士改節仕明學行無大過人處其可考見者惟奉詔注經一事耳然親爲至聖裔孫故特補錄之以附于春秋書曹會之義

王沂字子與江西泰和人幼讀孟子卽明義利之辨
長從師受易有得徧研六經及濂雒關閩諸書旁通
百氏蓄富察精於凡天人治亂之故皆能言之明而
履之確歲時葬祭悉循古禮燕處深嚴未嘗啓口談
人過失而軌範自然不繩削而合當洪武間辟舉皆
不就平以平險易其操不以貴賤貳其節學者稱爲
竹亭先生

許繼字士修浙江臨海人兒時卽有大志以古賢哲
自勉善賦詩言暢而旨深一時名流咸歎賞而自修
不以自多玩心天人窮蹟探微將博稽約守以爲致

用之地與方遜志友善切磋罔間然士修甫壯得病
病三年而遜志每見之未嘗不覺其獨進也先遜志
蚤卒卒時神志不亂洞然於晝夜死生之故云

程通字彥亨南直績溪人少有至性非禮不動初讀
書卽勵志聖賢之學洪武間以縣學生貢入太學聞
父喪徒步歸葬廬墓下三年哀慟毀瘠妻子至不相
識先是祖父平謫戍延安至是已老彥亨乃上書言
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
相爲命願代其役詞極懇切上歎曰孝哉若人命兵
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彥亨尋舉應天府鄉試授遼

王府紀善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進左長史
從王之國靖難師起朝廷使人告急彥亨草上封事
數千言進之文皇既入立知有封事指斥詔械詣京
師死之家人戍邊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十卷
而已

黃寬字浩中江西崇仁人幼孤弱冠始知學問中更
苦節慕先正吳草廬之爲人自號曰希吳與人談每
樂道吳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易尤深恬默自守不
慕紛華晚年卜居近郊地極幽曠遂課子讀書於其
中糧屢絕而意色充然及卒吳聘君與弼表其墓

林雍字萬容福建龍溪人景泰甲戌進士初授行人
以母老乞歸養終喪起就職憲廟初上疏勸修德格
天親賢講學復請進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於顏曾
思孟之後列爲八配又請祀陳淳兩廡不報遷司正
再遷駕部郎中未幾乞歸命下欣然就道長安縉紳
仰其賢相與歌詠之歸與陳布衣日聚徒講學謀於
林僉憲克賢姜太守諒建祠芝山麓以祀陳北溪先
生又與鄉人月爲一會修藍田呂氏鄉約累徵不起
年七十餘卒陳布衣真晟稱萬容之學始終本末有
序有要督學周孟中稱其居官冰蘖未老乞歸清風

高節海內傾仰漳人謂北溪之後得正學之傳者布衣萬容二人而已尊之爲蒙菴先生

胡九韶字鳳儀江西崇仁人性重厚刻苦學問動循規矩少從吳康齋學卽不習舉子業以道自期康齋器之雅相親禮諸生從遊者恒令先往見及康齋沒門人多轉師之鳳儀爲人卓然醇正家庭之間怡然孝悌其詩文務典雅不樂華藻年七十餘卒有文集藏於家

車泰字子謨江西金谿人與兄弼宗弟亨俱受業康齋之門而子謨最久篤信力行師交咸稱之康齋應聘辭歸遣詣闕表謝時楊守陳丘濬輩皆有贈述期其用世竟不仕而返子謨之學以小學爲階梯而要歸於禮尤邃於易春秋其大書絕類康齋詩文亦平實渾澹以敦復名齋有敦復遺稿存於家

饒烈字丕承江西臨川人神童墜七世孫世業春秋後與姪嶽同遊康齋之門潛心經學理欲之辨甚嚴嘗揭聖賢法言於軒楹間以自警策康齋爲題其几硯之處曰麟經軒爲之記晚遷居父墓側時偕其門人子弟輩班荆坐論緩步行歌翛然自得也自號巢雲著有巢雲稿行於世

按康齋當年及門最盛自胡陳二賢之外前已錄鄭伉謝

復婁諒三人今檢撫志補錄右三人其姓氏泛見舊志者則不錄蓋卽是可驗其作人倡學之功矣噫世風惡薄人無不諱言道學尤以康齋迂腐爲笑端誰復數門下諸子叩其造詣淺深哉

趙復字無疾福建晉江人隱邑之孤山博通經史不求仕進泉俗冠昏之禮率敝於侈靡喪葬之禮多壞於浮屠無疾惓惓以古禮爲之倡人多化之卒年九十五門人私謚曰莊節先生

張廷芳福建晉江人世居方山下父謙齋以文學召爲石井書院司糾廷芳世其業以講明理學爲已任冠昏喪祭一遵朱子家禮自號退密翁嘗著易經十翼章圖蘊義十卷未上卒於家

金道寓字晴嵐南直潛山人少孤以學行著聲性落落不事生產構竹浪館率諸弟姪讀書其中晚年精心濂洛之學著有朱陸異同解竹浪館文集弟道心端謹謙厚不苟言笑亦醇雅士也

金道器字達生南直潛山人幼性穎敏好學博極羣書與人談上下數千年事竟日夜娓娓不倦散千金產積書三萬餘卷朝夕沉涵其中初慕陸子靜學以簡易悟入爲宗後豁然曰無戒慎功終屬影響自是耑讀朱子諸書因知德性不能離開學而耽空守寂墮入禪趣不特背程朱之門庭亦非象山之初旨也

各州通志卷之八 趙珪
故晚年於正學深有得云

趙珪字德用福建晉江人宋宗室懿王德昭之後成化乙酉鄉薦第一明年第進士授官刑曹同考會試擢廣東提學僉事卒於官德用幼孤力學妙契疾書身體力行造詣淵邃爲人重名教尚氣節其擢廣東時便道過家值羅一峰謫官泉中造廬談學豆肉孟羹終日乃去至廣東訪陳白沙之居質以學問往來詰難不苟爲同白沙論學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德用貽書浙人正以胡餘干不教人習四禮爲疑何得輒開斯路白沙更號海雲亦移書亟止之以

其流於禪號也其同考會試得謝文正公遷卷真選首以郎故爲翰林諸公所壓乃批謝卷曰狀元宰相必斯人也後果然

吳宗周字子旦

一字良弼

南直宣城人宋左丞相潛七世

孫明員外郎恒之季子生四歲忽夜呼火燒者再衆驚起而旁舍灾藉以撲滅遂能識字性篤孝母疾爲嘗穢割股母卒廬墓有馴虎白鵲伏牛反火之異有司具其事以聞詔賜旌表子旦少志於學以明道關異端爲已任宅東北故有丞相祠左右爲梵宮甚壯麗久而祠圯祀廢迺請于當事答僧復丞相祠而自

授生徒祠中日諭僧以人倫庸德之要與儒釋同異之辨僧智泰等皆感悟去蓄髮爲民子旦復上書巡撫何公毀其刹取諸材入官爲殿廡而他寺觀僧智慧道士福寧等聞而改悔者十餘人還其牒郡縣曰吳孝子有父母我獨非人子耶其感動人若此弘治壬子舉鄉試丙辰成進士方觀政吏部會張皇后弟壽寧侯張鶴齡者兄弟怙寵時出入掖庭從上飲上如廁脫冠鶴齡戲戴冠塞御帷宮監何鼎素伉直叱而撻之疏劾侯大不敬皇后怒繫鼎掖庭獄給事中龐泮御史黃山論救鼎詔罪其妄言子旦上疏諫畧

曰鼎因言下獄言官論救非有私也陛下不鼎宥而併譴言官夫求言而反罪之無乃欲入而閉之門乎非所以光聖德也疏入不報除行人使岷府岷王餽金百鎰弗受武崗苗叛爲建策平之已遷南戶部郎毀淫祠治倉庾勞最著又建策平江賊施天太等奉詔陳言六事熙聖學教太子尊老臣興禮樂化異端擇守長皆切中名實出爲臨江知府臨江故有佛老宮參文廟而居坊曰三教下車日立命毀之易名崇儒改葺二氏宮爲學舍以居生徒令僧皆蓄髮勒尼配之籍爲農華林賊寇臨江城故圯賊猝至民

大擾子旦遽率吏民出禦設伏與巷戰擒其渠帥熊
俊仔斬首二十七級賊潰去是時夫人金氏誤聞兵
敗挾印投井中井智出之卒悸而死子旦亦弗恤也
未幾福廣賊寇屬二邑移師討平之又討平甘劉二
源及新淦玉笥山賊招撫樂安諸劇賊於是集鄉勇
教戰陣嚴保甲遂城臨江工竣更集生徒講學延閩
儒陳璉等講五禮圖式郡大治以介直忤部使者部
使者尼其破賊功遂乞休歸家居年七十持禮嚴雖
燕處無惰容尤謹事其季兄嘗輿入公門迫未下返
而詣兄兄走入內舍臥卽長跽稱罪候歡解乃已嘗

念道不行于朝廷必式於鄉黨宗族爰建廟祠修墓
域輯譜乘著家約示其子姓所以貯俸置義田義倉
義學由是終其世宛上之人無諍于室無闕於牆里
門無婦人跡士無或壽張神鬼而禳醮者喪無或召
緇髡而修佛事者民無敢失業而酣且博奕者媒媪
比丘尼無敢闖入於閭者蓋化於其德匪但服於其
教也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石岡先生所著有廣崇正
辨周元公全書原泉集石岡詩文集等編行於世

沈壽

民曰明諸儒昭世史者澠池河津兩公始也而余
不謂然也正學先生先之矣其錄宣乘者貢東平
及我曾大父古林公始也而余不謂然也石岡先
生先之矣夫三教之習稱而罔察也舉世以爲當

然而仲尼之徒之所痛疾而深耻也石岡先生之
守臨也治蹟卓然余尤以易三教坊爲崇儒關政
體甚大臨志宏載勿載而吾宣近志粗列羅盱江
往事關志學書院延東平及先古林數公講學其
中是矣復迎金陵僧守愚開堂景
德寺何耶可以勿載而載者也

潘府字孔修浙江上虞人弘治辛丑進士仕至提學
副使乞終養不出後以薦晉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
少卿致仕府性至孝嘗疏請天子行三年之喪及上
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居家有篤行好著述鄉評
重之間論溫公不當庶祀其畧曰溫公孝友忠信恭
儉正直其學無所不通一時師儒賴之領袖其居政
府尤有旋乾轉坤之功惜乎所見畧偏不無可議如

非孟子而好楊雄則扶持聖教之功有歉矣黜蜀漢
而帝曹魏則羽翼聖經之功有愧矣俾之從祀孔子
吾恐其進無顏以見孟子退則諸葛亮文天祥之徒
皆以無功著述不得同享焉其心亦將有不安者矣
持正論若此嘉靖初卒巡按御史潘倣爲請乞祭葬
禮部復言四品文臣例有祭無葬上以府孝行可嘉
令有司量與營葬蓋特典也著有孝經正誤等編行
于世

劉閔字子賢福建莆田人家甚貧孝事其母母或怒
則衣冠跪牀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

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必奔號于殯所
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沒廬墓側衰經
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朱子家
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
俊起畱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
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宐徵侍青宮不報御史宗彛知
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人
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周其乏著有家禮考注
昭穆圖宗子說孝經刊誤五倫啓蒙行于世
王廷相字子衡河南儀封人丰姿奇秀讀書日記千

言十二歲爲邑庠生文有英氣詩賦雅暢登弘治壬
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李夢陽何景明崔銑號爲
四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父疾疏歸
旣歿哀痛踰禮正德中起服謫判亳州陞高淳知縣
選御史巡鹽山東裁勢豪私販諸弊巡按陝西憲度
益振鎮守太監廖鑾煽虐關中于衡隨事禁革鑾殊
誓憾提學京畿中官王劉納賄屬事于衡焚其書適
鑾有誣奏王劉合力構之下詔獄謫贛榆丞轉寧國
知縣松江府同知僉事四川副使山東皆提督學政
敦士節振萎習諸生翕然化之嘉靖初歷湖廣按察

使山東右布政使丁內艱服闋遷副都御史巡撫四
川沙保向汎倡亂日久子衡舉何卿故事以勵諸將
遂勦平之宥降散衆邊境以安進兵部右侍郎尋轉
左陞南京兵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領十
二團營以臺政分條類奏上允行之六年考滿加太
子少保扈蹕幸承天加太子太保賜玉帶厯馬亡何
郭勛坐罪下獄上詰其領營敕事坐以失奏革職爲
民給事中劉繪疏救不允子衡歷事三朝以忠誠不
欺爲先遇事當爲毅然必行自謂大舜鷄鷄而起周
公坐以待旦不予過也又嘗自言知道以來仰觀俯
察二十餘年言積數萬其於仲尼之道衛守之嚴不
敢異端雜之雖曰行不掩言亦可謂篤志矣所著有
禮樂雜論四十篇夏小正解十三篇答天問一篇雅
述慎言十五篇

黃鞏字伯固福建莆田人登弘治乙丑進士歷兵部
武選郎中時武宗有南巡之命伯固疏諫畧曰孔子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陛下無故自
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自輕如此則誰爲陛下者天
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公事陛下天下皆將
軍公之臣矣古天子有號爲獨天有欲爲匹夫而不

得者臣切爲陛下懼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流離奔踣爭先挈妻子避去卽今江淮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重以蹙之幾何不爲盜賊速之死亾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後矣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去而後得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秦越不涉休戚者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還其家夫自古

未有小人用事不亾國喪身老也江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陛下賜姓封伯托以心腹付以總督京營使其外挾內擁此騎虎之勢亂之道也天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何惜不以謝天下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豫建親賢毘承大業臣謂陛下卽置也伏望豫選宗室親賢養於宮中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就外藩此宗社無疆之休四海之望也上怒甚下鎮撫司嚴治三加訊杖坐繫一月除名爲民

時員外陸震見疏稿願同署名以進遂同被禍

在獄相與講易賦詩伯固釋而震竟死震卽楓山門人傳在第六卷以詩遺弟曰不用

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死不悔也及歸杜門著述貸米留客日中未爨處之晏如嘗謂人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彼易此何耶嘉靖改元起大理寺丞至京病作而卒行人張岳疏稱其趨向至高學術甚正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勁而不激有格物窮理之學故論議持正而不詭加以清修之苦才具之優使天假之年効忠未量不幸數奇身亾中外相弔伏望博采公論量予卹典士氣民風必有所補詔贈

大理少卿與祭一壇後天啓中補謚忠裕

徐灝字子淳浙江錢塘人正德辛巳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練達刑名數剖疑獄顧耻以刀筆自居折節講學慨然慕明道晦菴之爲人素倜儻不羈高論殊出人意料至是一變頓爲沉默簡重意氣雍如也晉員外郎郎中就署內建澄心亭暇輒靜坐其間丁父憂服除起原官少宰唐公龍薦爲儀制司郎中嘗建議天下歲貢生得附試京府著爲令出守臨江夙與勤政五年不調考績行過家病卒年四十二性敦孝讓少時善飲酒父誠之絕口不飲及燕鹿鳴以未奉

父命僅一舉解而已父嘗患怔忡疾不帶衣者半歲及父沒而養母躬備甘脆家事必稟進止有弟三人廩祿資財悉委付而均通之

張璿號恒山北直晉州人由進士仕至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居講學接引後進師道嚴肅動有準繩惟以性命彝倫爲教嘗曰今日閒居講學他日見諸行事期無相負縉紳士雅相敬重安陽崔子鍾嘗稱爲當代殊絕人物每諄諄於先行後文之訓故士出其門者多尚行檢寧晉蔡變受學十八年得其傳後登第繼事苑洛甘泉二公乃卽浚濱書院建三先

生祠以報祀手勒文記之而敘恒山爲首文具浚濱集中恒山亦著有家藏集等書惜未通行

李楷字邦正江西吉水人少卽勵志正學嘗與弟棟赴同邑羅念菴講會聞知行合一之說而深有契焉念菴故谷平李氏入室弟子實一脉相傳也家貧夜讀乏油卽燎薪以代因穿其几母曾孺人命藏之曰此可以示來世子孫嘉靖丁酉舉於鄉屢應會試不第謁選得浙之湯溪令未至丁母艱服闋補青田蒞任以節用愛人爲政值歲旱齋戒虔禱徒步烈日中請罪社壇詞極哀雨立應往青田之俗非善地不葬

非富女不娶邦正勒令民早葬親及重溺女連坐之法舊風一變是時倭氛徧東南乃預爲義倉積穀居六年積及六千石以爲守禦資旣而倭果至又念青田無城可守遂乘其未至身禦於沙埠之溪賊不得渡以去於是始城青田不數月城完倭又奄至邦正身乘城與賊對矢石者十日日殺賊數人賊氣大挫而遁倭難旣平就邑中闢書院延龍溪王氏來講學每旦視事畢卽造龍溪所危坐終日相研悅以爲常其爲學不事言說一以躬行實踐爲主故見於政事行誼皆卓卓可紀偶失分守使者歡誣詞中之比入

覲銓部善全其間改令昌樂客有言昌樂不可治者邦正曰吾姑治之攜二僕三蹇驢以往未及城半里見一吏呼之曰若入縣言新令至矣前令猶在治聞之怫然邦正入卽據案視事悉屏謝吏手勒文移上司無弗稱善歲蝗命以粟易蝗民爭捕至盡治聲比於爲青田時適鄰邑有都要津者漁獵各邑邦正不爲屈也及壬戌再入覲輒疏自免還過昌樂取家屬士民耆老皆號泣遮道裹粒送至宿遷羅拜而別者五百餘人歸卽以犁田爲事或笑之荅曰吾故歸田耳其善處約若此晚年優游里居深造自得悉取生

平著述削其稿蓋融會於太平念菴間而龍溪瞠乎
後矣一日感微疾賦感懷詩一章已復留絕筆五章
不復語踰宿而逝先是自號凍陽及葬二親于五株
之山瞻望流涕易爲株山用志永慕學者因稱爲株
山先生著有青田紀言傳於世

何唐字宗堯南直桐城人少孤貧沉潛有大志以斯
道爲已任嘗布袍跣跣過大司寇錢如京第主人方
晏客帷錦綺觴金玉聞何生至亟易以練繒瓦缶乃
延入其爲人所嚴憚如此登正德辛巳進士初授南
兵部主事有直指餽金戒使者致而去宗堯固辭不

得乃易錢以周九市之丐曰吾代直指爲惠耳後因
事忤中貴告歸不入城每除夕騎驢抵邑元旦謁文
廟不投刺有司有司致餽者皆謝之作日省錄夜則
披閱自省因以省名齋學者稱省齋先生

冀鍊字 山東益都人嘉靖間進士少好學讀諸
大儒遺書博綜經史凡無關正學者悉罷之其學以
誠爲主以敬爲宗舉止語默皆有成法登第後官常
治專以孝弟訓民省刑簡訟民化從之累官都御史
巡撫河南擒巨寇督河工受上賞移巡撫保定加兵
部侍郎告歸告平以禮義自持不爲矯矯之節居家

名聞漢江金 卷十一 嚴維 蔡元偉
不問有無及歿幾不成殮子孫售產襄事既而藉公道得聞於朝乃詔賜祭葬諡端恪有臨胸孝廉馮子咸稱館甥能傳其學

嚴紘字仲周南直江浦人受學定山莊先生門得其傳父良仕唐府紀善早逝仲周歲時悲悼不怠事母備極孝養登弘治壬戌進士授歸安縣令仁明廉介以最擢陝西道御史疏劾逆瑾幾被中傷出守南昌極辨宸濠僭越非制喬莊簡公力爲推引得兵備九江及濠反遂整兵從王師戮力討逆敘功上等歷陞江西左布政使歸休三十年杜門養高見邑民困於欽騎馬坍江稅衛人困於月銀悉白當事者祛其弊軍民莫不感德其他一無干謁有定山之遺風焉壽九十有四考終集石巖三體詩行於世後祀鄉賢祠入江浦志理學傳

蔡元偉字伯瞻福建晉江人總角受學著孝弟稱旣補諸生授經宦室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歎曰學當如是卽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領嘉靖辛卯鄉薦不干有司舌耕爲養居十年論羅田學擢德安令一以節愛爲政本每退食取小學近思錄本朝薛胡二子粹言揭觀成誦卽升堂亦袖

以出曰非曰忘之誠慮心官少放行事過差以此當
嚴師良友耳遷判杭州署令錢塘再遷撫州同知奉
憲委督樂安逋糧不用鞭笞而民化其德相繼輸納
樂安復有劫庫之變再被委往拊值流寇焚掠鄰邑
縣故無城勢甚危急乃練士整兵設險拒盜以待之
賊聞不敢近縣獄久壞風寒莫蔽囚遇雨荷蓋立被
繫者復不以時問遣至滿不能容於是謀作新獄縱
囚歸命獄成乃至獄成囚並如期至既而署崇仁復
有卻寇功丁外艱歸喪葬畢以泉中倭棘募建寧有
考亭遺風遂移家居之其爲學尚程朱而重躬行致

力於飲食衣服男女居室之閑密察于動靜語默辭
受取予之際或提繕少軼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
跪自罰作考德錄以自省克而敘其端曰氣拘物蔽
鞭策不前悠悠作輟出入是懼於是是有是書之作又
曰居常服膺晦翁之言以爲世間事須臾變滅皆不
足寘胸懷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賴天之靈幸有
所知好學性生至老彌篤歷官雖久此心淡然中屢
遭家難備嘗變故每自嘆所遭之窮而此志終顛撲
不破晚年閒靜之中咀嚼益旨行以不息之誠加以
未死之年不有得于今必有得于古不有合于人必

有合于天則所謂不知不愠之地或可幾萬一焉自號松莊子著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二書行于世陳交字汝同南直常熟人幼就傅卽儼然自持舉止不苟同舍生有竊玩淫書者奪而焚之曰慎無壞人心徂嘉靖初舉于鄉屢試不第授武康令一以誠心爲治下不忍欺裁驛費剖疑獄散土寇之黨革溺女之俗全活甚衆改知興寧預薦當遷竟以念母引歸兩任自奉皆取諸家辭俸卻羨世未有也內行純備嘗以財產讓伯兄更厚植其孤歸之金卒業南雍時鄰女奔之明日卽徙其寓亦不以言於人鄉人有冤獄爲白於當道釋之後以女爲謝正色拒之平生絕無姬媵見人畜嬖倖心惡面斥不少貸年八十餘病革命其子啓篋視有書冊五皆平日手錄名儒粹語誠曰以付吾孫令熟識之所著有心說主一稿藏于家

王宗聖字汝學浙江義烏人由進士除興化府教授遷國子助教正已率人大司成古冲李公雅重之累官福建僉事倭寇猖獗調遣有功致仕歸築室繡湖之濱督學屠公禮聘講學於邑之明倫堂與邑令趙公大河發明經權忠恕之義聞者推服著有濱河稿

權政記太極圖跋等書行于世
宋劾周字肇斯福建莆田人嘉靖辛酉舉人授海陽
學諭自持方謹遵行憲綱擢知容縣復乞教職以便
養不允旋丁內艱服闋補和平和平盜鄉至則以德
化之皆感激無復出剽掠會制府徵索煩苛肇斯移
文規諫遂被劾致仕家居絕迹公門教人以經書小
學爲常課謂向往須擇中守正造詣須積漸致精工
夫須循常務實所著有恹恹子踽踽言日格子正俗
編等書學者稱斯齋先生

楊應詔字邦彥福建建安人弱冠謁朱子祠仰而歎
曰他日不俎豆是非夫也及壯舉嘉靖辛卯十上春
官不第卒業南雍見奉常呂涇野先生遂師事之歸
而倡道宗堂華陽山祠祀孔子及顏曾思孟周程張
朱諸賢而祔以涇野揭涇野所嘗著教于壁間日與
叅對年友溫陵蔡元偉亦自泉在建相聚琢磨四方
賢哲若魏莊渠校章介菴袞莫不聞而心契焉其學
以寡慾正心爲立本以不愧于天爲歸的而於古今
壯猷奇烈忠義慷慨之事一往激發寤寂矢之作衛
道錄以闢禪作日史以自記又著有五經辨疑四書
要義閩學源流錄困學錄等書

巖擢南戶部以省母歸毋服闋起補工曹差權南關
臨行江陵相獎譽之因授意令伺南方人情向背以
告至則第報視事日期無他及權商寬而稅額縮亦
第如額報不慮縮額違相指取督責也久之相病部
尚書各率其屬出金爲相禱惟宗請自削名相竟不
起時論高之出守安慶再守台州在台定飢民掠粟
之變及鎮訛言倭寇之攘民甚德焉遷廣西按察副
使與粵撫語忤投檄歸居二年起爲其省提學使者
兼攝諸篆事皆治討平府江岑溪諸徭尤有功遷湖
廣叅政提督太和三山兼撫民反分守下荆南道治鄖

襄太和三山故有香璫習與地方官爲難惟宗獨善馭
之得其心適稅璫陳奉止鄖旬日有所誅求香璫乃
遣人諷使去奉至襄樊恣爲貪虐誑于朝逮襄通守
司李棗陽令各一人惟宗馳襄樊慰解之三人復無
恙奉去之楚楚民大譁毆擊其人沉之江有旨撤奉
還使趙司馬可懷出鎮而遷惟宗按察使分守武昌
尋攝其使篆司馬窮治璫黨下訟牒至三百因入言
奉黨不過百十人其爲世所指名者大抵已長繫其
餘或殛或溺否則首鼠竄似訟牒如許率齟齬有力
批引夙釁者也司馬收還牒亾何部運入淮乞歸休

不許時朝旨已轉右轄矣而楚宗獄起趙司馬死焉
遂卽家趨命倍道之官至則楚諸宗已就檻諸司尚
日夜治楚獄惟宗力請免株連以弭他變乃同左使
列上罪狀爲數等得旨施行又語楚撫誅戮之後宐
停楚刑一年以示恩寬楚撫奏上報可亾何轉左轄
庚戌入覲乞歸許之需後用惟宗爲人貞而不諂和
而不流平生不齒榮利未嘗一失足權貴入門論爲
官曰官非身有行則爲姤姤遇也止則爲復復故也
論馭吏曰不受餽論待民曰無擾之論治官曰與革
弊莫若興利與嚴下僚莫若詳自治論學則曰古人
稱爲好學君子焉

學問隨地精察大德不踰據德也小德出入游藝也
取性理精言採入程朱全書近思錄爲性理抄依春
秋綱目例纂成歷代史自作論贊發前人所未發僉
許象先南直歙縣人補諸生以聖賢爲必可學篤修
實行不尚浮靡父沒於淮奔喪歸葬三年不入內室
有同門友爲徽貳守禮待優渥皇木商以百金求爲
寬限族兄弟相訟賄以求理皆嚴拒不納嘗從呂涇
野先生游問答甚悉見涇野語錄中歸而潛心體驗
率族人爲家會講明正學務期折衷至當無詭師指

各異流金 卷一 王獻蓋鄭守道 三 夢余堂
母病旦夕侍側服藥必先嘗後進及母沒痛甚半月
卒于苫次有司申請祀鄉賢祠

王獻蓋字德忠南直歙縣人父兄皆顯宦德忠天性
孝友人無間言杜門自守以成父兄之德族有千金
之產乏嗣以繼議及者引義不就自少希慕聖賢動
循矩矱博覽墳典尤嚴心於三傳著爲論說發明聖
人筆削精意居常惟下帷授徒聞呂文簡公講學留
都往師事之其學以躬行爲先以經世匡時爲務未
及施而卒

鄭守道字用行福建侯官人嘉靖戊子鄉薦第三以
道望推主白鹿洞教事著太極圖說意并易乾坤上
下繫辭解大學講章深思精詣能闡周程之秘旣而
令夏津扶弱抑強風節凜介復書院與諸生講析一
時文學之士誦誦興起擢徽州府通判徽人亦服其
多聞

沈亨字體敬福建晉江人潛心大道篤信躬修尤于
義利公私之界精察嚴辨無少寬假嘗云心術上要
致其光明氣質上要矯其偏倚嘉靖乙卯以貢除新
會訓導作庠諷以訓士作劬勞歌以興孝作卦畫圖
論孟辨太極解啓蒙疏以發先賢之蘊士尊尚之擢

各圖沙流金 卷一 倪復 四 夢余堂
諭宐山教如新會未幾致仕歸貧甚有二孫不能給
衣食寄養于女家

倪復字汝新浙江鄞縣人性端謹嚴毅少力學無間
寒暑讀書不摘章摘句而窮索幽渺務得指歸嘗曰
士生程朱後已幸有坦程矣更欲立門戶與抗耶故
其說經談理止按先儒成法會而通之尤邃於鐘律
平生篤於孝友親喪哭泣遂成目疾弟子束修之饋
不入私室盡以資於弟檢身以禮市肆優場一不履
其足人嚴憚之所著有易繫辭解中庸解正蒙發微
皇極經世書通解鐘律通考閒居漫讀記東巢雜著
壺齋問答救災集議禘祫議濬湖議見聞欄楯觀古
錄畏菴稿藏於家

張淇字子期南直無錫人曾祖愷由進士歷官醴使
以廉正稱與邵文莊同年友善子期髫歲事陽湖邵
公聞陽明致良知之說及壯從方山薛先生游益勵
學已乃亟稱考亭曰畢竟盤不過此老十八補邑庠
二十食餼試輒最其曹晚預歲薦待選都下申吳縣
迎致邸塾甚嚴重之以是乞訓吳庠艱歸補休寧遷
諭英山不藉吳縣一言汲引其門人顧憲成允成兄
弟官清要負重望從未向貴顯前一齒姓氏會休寧

令祝世祿考績至吳下或告之大爲嗟服語人曰真高品也性至孝友爲諸生授經得寸絲一粟必以奉親逾壯而母氏性嚴間予筮楚輒嬰啼受之每館歸必侍寢榻下不入私室至于婚弟嫁妹拮据備具纖悉曲到務愜親心然後已三任學職所至以身爲教禮賢育才恤窮伸枉諸生莫不信愛一日題齋壁曰靜中自念常憂國夢裏思親輒過家遂拂袖歸歸而與弟偕隱課孫爲樂及病革子楷請遺言曰做人須收拾身心吾儒致中致和實不外此薛文清讀書錄吾家祖業也交付兩孫遂瞑壽七十二初號原雒晚

年專意懲窒改損齋學者稱損齋先生萬曆庚子秋子期年六十八視及門二顧子于涇上論學彌日因言邇來異說橫行始而侮朱終而侮孔其害真酷于戎翟禽獸遽掀髯起曰恨予不作魯司寇磔此奴于兩觀之下須臾飲盡一斗仰天而呼噫吁不已後叔時志墓而詳著之然則二顧之學之正有自來矣又述其自序有云忠信孝弟出自天性謹守繩墨不敢妄爲所得於吾儒義理性分爲多論者謂之實錄吳中立字公度福建浦城人登隆慶辛未進士疏乞歸養父沒服闋遂絕意仕進以著述爲事結廬武夷

山中十有七年越中張太史元汴直入山訪之微諷以仕則曰士各有志萬曆十五年南禮部尚書袁洪愈給事中周邦傑巡按御史楊四知表其修節詔郡縣起送赴部辭乞終隱貽相臣書曰昔唐元和進士費冠卿以祿不逮親永懷罔極隱於池陽九華山長慶中御史李行修薦舉冠卿力辭竟許終隱愚願效之吏部覆疏言聖世禮賢首崇恬退必使清節之臣虛被寵榮乃可以廉頑立懦風勸士人詔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俟病痊錄用後推尚寶丞報至公度已逝矣所著有易詮古本學庸大旨論格物書性說氣諸

篇

方學漸字達卿南直桐城人自少沉毅穎敏敦孝友攻文藝兩親先後沒柴毀廬墓適張甌山署桐城論倡道作人遂首稱弟子毅然以聖賢爲必可學尋天臺耿公督南畿學政下白衣應舉令甌山乃言於邑令欲以達卿應舉竟逃匿不出久之始籍郡諸生從是試輒高等餼于庠凡七試南闈不售越癸巳以明經對大廷而長子大鎮業登進士司理大名矣達卿過大名遇塗揆字郡伯論學語及潛見之際因罷謁選先後受封如子官歸劄桐川會館顏其堂曰崇實

各問源流錄 卷十九 七 彙編堂
中祀至聖左廡祀甑山及省齋何先生以桐人言
理學者自省齋始也達卿旣立社日偕同志討論性
善良知之旨大要謂王文成以至善爲心之本體故
提良知以立宗一知字已闢八目之真鑰一良字已
標至善之真宗一致字已該明善之真功有無一致
上下一機直接孟夫子性善之脉而王龍谿證道編
曰無善無惡心之體遂令承學之士茫然不知心體
謂何天下稱善我不謂善天下稱惡我不謂惡恣情
任欲猥云信心文成晚年密傳乃爾然乎否耶於是
著心學宗性善繹桐川語諸篇欲令後學皆曉然知

所趨歸居恒被服一仍寒素密處一室閭若無人至
對客談名理則号号如懸河卽宵分不少倦於人不
妄交交卽披肝膽破城郭急難周乏傾橐不恡又善
規人過脫不盡如棘在喉間不吐不休聞人善亟爲
掄揚恐弇抑無知者四方學者鱗集莫不一體視之
或以不類請者輒曰老夫不敢以不肖之心待人時
趙太學承玄鴻賜童布衣靜齋自澄皆以學問著聲
人稱桐川三老云伯兄伯兄廢箸後貧甚達卿割宅
迎居割奩田爲膳二十年怡怡無間庭有杞楓二樹
連理者三人以爲孝友之祥伯兄沒作連理賦哀之

後復喪其二姪大慟感疾卒臨筆惟囑子曰汝無忘會事祠事幸好為之壽七十有六晚號本菴及卒學者以其學宗性善私謚為明善先生所著有七論二解百八銘崇本堂集通訓桐爨庸言一言孝經繹先正編二十餘種藏于家子三大鎮大鉉並進士大欽廩生而大鎮別有傳見第十七卷中

史孟麟曰宋傳道學區心學理

學而二之何以哉嗟乎心理之判學術所由分岐矣朱子言窮理未嘗離心學人即事即物以為理而不求當於心王文成捐良知未嘗離理學人無善無惡以為心不求安于理豈天下有非心之理而學人有非理之心乎蓋余讀天泉證道語而疑之謂是無善無不善告子說詞何當于良知文成旨乎其言任子為諸生時龍谿過荆谿論學深以生之謂性為不刊語欲為告子作辨則證道編或

龍谿自謂徹悟語而托之文成抑文成晚年以龍谿之見接龍谿而龍谿遂以為傳心之密耶善乎明善先生之言曰文成既以至善為心本體乃何以無善為上根密傳可謂陽明功臣且龍谿以是密傳標悟門夫談虎色變乃為真知先生困諸生間不欲以白衣應舉非孟子所稱不欲不為之心體歟善耶非耶非苟知之實允蹈之信心而行無所之而非是悟耶非耶則先生之明善乃先生之真悟哉

鄒觀光字孚如湖廣雲夢人四歲解諸書大義九歲補諸生十歲餼食十八歲舉萬曆癸酉鄉試第四人庚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與同榜顧涇陽先生友善以學行相鏃礪丁父艱歸三年間人無得見其一面起除銓部粗衣糲食每策羸馬入署手不釋書久之

遷郎中壬辰筦計事先發諸吏僞增減文書得拜官者數百人抵罪部弊一先及計典出黜陟公允越明年癸巳趙公南星繼之論者稱雲夢計外高邑計內爲天下兩絕時新進士顧允成諸壽賢鼓尊古以上書訟海瑞冤幾廢黜孚如獨拔用之有兩舉子以冒籍被桎梏孚如念是雖躁進律以無分民之義固無大罪遂白免之歷四司所具疏上具報可偶有所陳請不合卽乞歸養母潛心正學嘗歎曰今教化翔洽家性命而人堯舜而議論愈精世趨愈下維世君子惟當以躬如立教斯救時第一義乎爰顏其講堂曰尚行精舍而屬涇陽爲之記在告十餘年始補南職方郎無疾卒卒後數日遷貳同卿聞者咸慨惜之學者稱大澤先生所著有讀大學衍義補尚行錄先憂類抄鄒子衡言皆素堂草孚如全集雲夢縣志諸書行于世

蘇濬字君禹福建晉江人萬曆癸酉鄉試第一丁丑成進士授南刑部主事丁外艱補工部董慈寧宮先簿正材中貴人不得扃掇爲奸利江陵有疾九列爲祝釐部尚書以青詞命之弗應也癸未分會試薦李廷機第一尋改禮部出爲浙江提學僉事開門試士

士卷未竟君禹閱已徧鑑賞收拔剗破常調士初駭怪久乃信服遷陝西叅議領商洛道歷廣西副使蒼梧兵備桂平道叅政所至政尚簡易興文化俗商洛有礦盜數百列柵旅拒移檄諭之皆解及岑溪徭變起廢將陳遴以吳廣爲先鋒身自督戰旋討平之擢貴州按察使以病辭歸君禹不設道學之名而深造自得居家以孝弟爲宗當官以義利爲防廉不沽名介不絕俗仕無擇官官無鬪捷作雞鳴偶記皆躬行心得之言讀者謂其可與虛齋密箴相表裏著有四書解醒易冥冥編及廣西通志行于世

吳瑞登字雲卿南直武進人性淳厚爲諸生熟于講授勤於著述以貢授光州訓導薦入六館續修憲章錄大學衍義補獻闕下校讐繕錄晝夜不輟致疾而終嘗與秦關王之士論學而合相與取嘉隆以來正儒辨析新學之詞萃爲一編而折衷以已說明覈公恕讀者識其爲有德之言常守歐陽東鳳要諸賢修

毘陵人品記尤嚴於近人獨採鄉評錄雲卿傳入記

中有題陽明傳後語一條見第十卷鄭環浦傳後

陳朝棟字礪石南直桐城人賦性凝重初解論語孟子卽謂聖賢可學而至其師笑而異之工制藝長而

殫精宋儒理學諸書以爲大道務在躬行苟操履弗篤卽得程朱正傳僅從事于議論著述之間亦未免文多實少也生平孳孳以求寡過無一事不可告人而事親純孝父有愛姬憐其無出援他人子爲姬後磻石曲體父意悉舉產殖推與之而自取其瘠者緣是得貧終身怡然不少悔老於諸生而望重山斗所著清越樓日錄三易露牋等書皆發明聖賢心要後學皆宗之及卒私謚爲孝醇子

劉觀文字叔熙南直丹徒人叔熙十五補諸生十七食餼萬曆乙未魁會試沈四明欲召見置之首甲拒

不在遂殿二甲除開州守有令政居八月丁艱歸服除入京候補見礦使恣害乃上書數千言痛陳時政得失言四方之民成必反之勢者有八不可不早爲宗社計疏入待罪朝房十三日不報補汝州蠲滌煩苛而以禮法繩豪右一州肅服汝故無城乃搜贖緩得七千金倡諸士民范土程工不朞月而城成初叔熙有友十人交砥躬行華德夫筮我箴徐行甫最著及蒞汝遂以倡明絕學爲已任創建二程書院集兩學俊秀之士課業其中遠近學者聞風日至適德夫司李荊州以忤稅璫被逮過汝叔熙出郊迓之慷慨

灑酒曰好爲之慎無負所學德夫敬諾由此抗節彌
堅人無不稱兩人之能始終以道相成也屬歲旱禱
輒雨逾年旁數郡皆大旱鄰民成走控監司願得劉
使君代禱監司檄召之爲露寢三日上章告天果大
雨千里他郡民有流移入境者輒墾荒田以處之給
其牛種凡活千餘人又倣古立社倉法設粥廠十餘
處以施飢民詳載闡荒蘇民錄中時所在稅使怙奄
人勢橫甚奸民又以礦利相煽惑叔熙一切繩以法
且上章暴其罪狀稅使銜之亦上章誣以他事禍且
叵測弗爲動治汝六載舉卓異擢禮部主客司員外
在部務柔遠人悉卻四方貢使私餽獨念有司用刑
之慘小民受禍之深上疏請寬恤刑獄蒙特旨嘉納
尋奉璽書存問申相國時行於家使事畢乘間說相
國以匡時報主爲言相國器之請爲昏姻謝弗就吳
撫請以海賈所致四萬餘金贖行力卻之有詔卽家
拜爲山東學使未任得疾卒年三十有七叔熙仕不
廢學所至民懷開汝皆立生祠後聞其卒率老幼聚
哭祠中如喪考妣著有文錄奏疏詩賦共若干卷藏
於家

洪猷字文振福建晉江人家貧力學授徒取陳布衣

心圖蔡虛齋密箴爲士誦之解咸艮二卦謂艮者止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則靜而非虛矣咸者感也君子虛以受人則動而非實矣萬曆十七年應貢授南安府訓導教諸士曰此濂溪授圖二程處也時於講藝中指點身心之學間遇名勝攜二三子吟咏偕樂有沂雩氣象居一年卒學者追慕之

王任重字尹卿福建晉江人隆慶戊辰進士授廣州推官歷雲南右布政以疾乞歸予太僕寺卿致仕尹卿慤淳樸直浮沉邊徼悉心官理在滇中先後削平逆酋助贊爲多自爲諸生慨然紹濂洛關閩之學常粘太極圖西銘于壁及守曲靖值江右李見羅分憲金騰遂以學相質往復衍繹而踐履益真至其虛心受善擊節泳歎不啻已出每夜就枕必誦孝經小學二章曰陶情願性淺而實深近而實遠雖耆耄不能廢也

薛敷政字以心南直武進人少偕弟敷教同稟學於大父方山先生硜介絕俗食淡衣粗同氣一德爲世家子所難後弟十八年而後舉當萬曆甲辰東林載建時以身敷教字已在謫籍以心方滯公車遂共肄講

林間議者方之二顧兄弟居三年成丁未進士除永

新令砥礪清勤久之舉卓異入覲舉天下廉能第一擢御史天啓改元奉差巡按四川會土司奢崇明殺撫臣徐可求等攻陷夔慶諸郡是時兵權無主合省震驚以心馳入軍門收撫臣勅印圖籍立題請左布政朱熒元爲巡撫乃以便宐調勁兵倡義同守成都晝夜登陴捍禦出城督陣躬冒矢石大小百餘戰連挫賊鋒三月餘矢盡糧竭斗粟至累鎰不可得以心吞布絮充飢腹三軍感泣忍飢願効死力遂檄石柱土司女官秦良玉內外夾擊擒斬無算賊奔潰復灑血誓師以大義勉良玉等恢復州郡道路始通卒平賊成再造功忌者掩抑之僅遷太僕寺少卿而卒後按臣陳睿謨到蜀廉其實具陳戰守狀得旨予卹典以後人貧厄竟中格而道南之祀亦以晚仕後亾未獲與以身並侑公論惜焉學者稱純臺先生

王永圖字惟懷

一字新之

南直宐興人父彝敘爲諸生時

偕無錫顧端文入郡守龍崗施公龍城社名齊志合以貢仕爲馬平令同邑若史孟麟吳正志張納陞皆出其門惟懷年甫十四德性醇密端文一見稱之曰此子凝道之器也許妻以女攜至涇上親自課教之爰以錫籍補諸生尋食餼越十載領萬曆庚子應天

鄉試甲辰從端文興起東林書院交宇內賢豪印證
學脉其爲學以澹泊爲宗而自信則在勿欺不爭四
字故處鈍處後見者靡不化服久之選冀州學正歷
國子博士戶部司務所在有績遷刑部員外郎會魏
奄以冒功膺茅土封京官爭題楔諛之同列請署名
惟懷笑謝曰吾若列名于是有愧元祐石工多矣堅
不許後璫敗諸署名者皆得罪獨得無坐人始服其
先見崇禎初晉郎中奄黨若五虎五彪諸獄悉屬攷
案爲之引繩披根無所枉撓其案呈凡數千言奏下
之日輿論大快至如收勅關節兩案事係國體尤持
論平允大司寇倚重焉出守韶州數辨冤獄敷惠政
韶人畏愛交至俄罹謗賴廷議得白當調以病乞假
歸道卒居恒孝友廉讓事大父母死生協禮事繼母
得其歡心爲宗黨所稱著有儉齋文集藏于家其書
法最有名

余玉節字聲子湖廣大冶人幼稟奇穎十齡應里選
卽以答策該雅見重於有司旣長博覽羣書畱心世
務所居宮臺里在山谷中來問字請文者屢恒滿未
壯膺貢旋中萬曆丁酉鄉試登辛丑進士放榜日聞
父訃慟絕而蘇馳騎奔喪啜粥寢苦揮淚盥面行三

各圖漢法金 卷一
千里無一人識其爲新貴聞者知求忠於孝矣服闋授戶部主事差摧臨清關稅處脂弗潤寬商束胥僅求及額而止差竣空橐還家守先人田廬未嘗少益尺寸久之起刑部郎屬璫焰方張刑獄多濫獨能執法弗阿平反積案用以抑雅保正一時有徐杜之稱奸黨咸側目因力求補外得江右吉安府吉故鄒爾澹居里方在籍講道聲子至則率治屬士紳赴白鷺洲書院從爾瞻析疑問難娓娓忘疲而兼與東林衆正郵筒論學日有商確以措於政事士民交頌之未幾逆璫矯旨徧毀天下講壇白鷺尤所指斥催檄日

數至又所在官紳爭議祠璫聲子念毀此立彼世道治亂攸分慨然謂僚屬曰先儒舊跡詎可滅也設有罪禍吾自當之耳竟寢閣不報時各處書院削伐騷然而白鷺得歸然獨存吉人懾其嚴正亦遂無敢以祠璫請者崇禎初璫誅廷議將召用適妖賊狂逞嶺北撫按爲地方擇人奏改爲贛州兵備叅政專畀以討寇之任是時小民承晏旣久聞風股栗將懦兵弛無不怯戰思走者衆官皆主撫聲子獨主勦受事之日不別妻孥單車就道訓兵揀將清野足糧諸城守斥堠號令賞罰方略所布如宿帥然兵民始有固志

不浹月遂感賊壘討平之詳具佐虔制勝編中捷聞
擢都御史候代未上以勞疾卒于虔署自袍服圖書
外筭無長物同官入視者莫不歎息流涕居恒有才
弗揚收斂恬默及臨事遇變輒能不顧禍福死生毅
然以身當之惟義是赴而大節有光人以為識明膽
定皆由學問之效學者稱振衡先生

卓樛字襄野浙江仁和人建文朝侍郎忠貞公七世
從孫其先以避家難自瑞安徙居于杭代有隱摻襄
野原名顯卿少好學敦孝悌伯兄文卿舉於鄉仕為
學錄仲兄明卿官光祿能詩結客並著名於時而襄

野獨負大志每嘆曰學者非徒咕嗶已也必將上窺
洙泗下接關閩耳時德清敬菴許公標主敬之學講
道東南爰從之游刻意問辨微詞奧義多所發明同
志若錫山高存之同郡黃貞父葛水鑑諸公咸為之
延譽萬曆癸丑詔求經行之士首應詔充拔貢既入
對憫經學榛蕪諸儒補輯扶衛專門殊軌究未扶聖
賢旨要乃縱橫今昔改正傳註作寓庸書意六經訓
註二大編而於四始尤為精析其長子發之嘗言吾
翁以忠厚和平四字訓子孫真詩教也又著負劍日
箋海錄碎事家禮纂要卓氏家譜等書皆切日用裨

人倫儒苑競傳之壽七十五學者稱入齋先生

汪康謠字淡衷南直休寧人精研理學以紫陽爲宗弱冠舉于鄉萬曆癸丑成進士授諸暨令摘奸剪暴不避權貴晉戶部郎監草場悉防有功司庾臨清值白蓮煽亂爲捐俸籌防禦賊知有備從他境去遷郎中出守漳州嘆曰是紫陽舊治也一考故憲申之爲自約者八約屬者三又有八禁五不儼著爲令皆實心實政數讞積獄全活多人有汎海遭颶風者七十人鎮將及僚佐利其金誣坐爲寇獨廉其實盡釋之漳故有洋餉上供外歲羨數萬亦纖毫無染舉卓

異第一推漳南叅藩適魏崔肆焯崔爲同門友嘗授意招致澹衷不從守漳三載迄不通一字崔銜之大中丞周起元坐贓數萬下漳州籍沒士民洶洶泣訴澹衷泣謝之乃閣其事不累漳一人益忤璫意推陞疏上遂矯旨削奪聞命遄行窘甚至鬻藏墨以佐行李去漳三載民思其德奉祀朱文公祠額曰新安兩夫子崇禎改元擢福寧兵憲時閩海多事爲之廣什伍集亭障嚴接濟嘗以元旦馳師賊不及備斬馘無算且謂使功不如使過海弁有驍勇絕人者重囚有謀勇出死力者破格用之屢奏奇功寇平以疾告歸

各圖漢書金 卷十九
日講學天泉還古兩書院精治尚書原本朱子之意而爲之註偕諸兄弟立約按季出錢用資貧乏名曰偕與會宗黨賴之自初仕以至宦成從未至郡邑干謁歷官二十餘載清貧如故見地靜定遇死生利害絕不以動其心年六十八卒所著有書傳刪補棗漪園集閩讞漫紀行于世學者稱鶴嶼先生子鼎和字公調事繼母孝撫諸弟友從學余少原鄒南臯兩先生崇禎間以明經舉賢良方正至京上精鑒別防壅蔽二疏皆深中時弊尋辭官還籍坐所居焉芳草堂日會友講學亦著有薛文清讀書錄發明小學闡義

諸書

熊祚延字祈公湖廣孝感人自幼莊重寡言笑弱冠補諸生畧文藝而志道德恒自念賦資魯鈍不敢矜敏悟真捷獲求如孔門曾氏以魯得之而已爰哀集曾子生平言行編爲一帙題曰希曾錄朝夕展玩事父母色養兼至母病篤籲天請代至嘗糞以驗平復交友則然諾重於金石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見義勇爲雖賁育不能過也四方學者造門請益每教之曰聖學無過求仁仁道至大其體無方其用不息學者求仁誠非弘毅不爲功彼二氏之謬妄百家之支離

正坐不弘不毅耳復著弘毅解以示諸生揭諸齋壁以自警勉其讀書先博後約自經史外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禮制樂律一切經濟實用之書靡不洞悉原委而尤究心世務默坐澄觀籌度百不爽一崇禎甲戌流寇蔓延秦蜀楚豫間祈公角巾儒服亟詣當道上勦撫二策大約謂秦蜀利用勦楚豫利用撫媢媢數千言當道不能用因歎曰世事不可復爲矣遂挈家避難于邑東之白雲山將爲終老計旣而寇漸迫鄉里諸父老匍匐涕泣來請倡義共保宗族墳墓祈公初不欲行衆請至三激以仁不避難之義乃不得已隨衆出山糾集義旅旬日間得萬餘人爲之布部伍申約束立營寨整器械軍務略具隱然成一重鎮賊黨知有備潛引去相戒勿犯熊公里初祈公謝絕試場人有勸其應舉者輒大言曰天下將大亂何以應舉爲迨歲庚辰錫山高公世泰督楚學蒞鄂城首遴通省賢士興起濂溪書院修明正學祈公聞之始攜弟祚永出就試遂入室而考道焉嗣是益有見于濂雒之宗直接孔曾之脉粹然一臻於正歲癸未夏獻寇破楚會郡縣悉潰里左有陽附義而陰通賊者忽勾引賊衆大至爲亂與戰失利竟被執脅之降

不屈徐語其徒曰我心如皎日亦復何憾言訖卽大罵賊而及于難時義旅赴救從死者千餘人論者謂其願學會氏始而戰陳有勇終而臨難無免克成殺身之仁無悖守身之孝矣甲申春有司具事狀請卹典值逆闖破燕京事遂寢後三十年始祀鄉賢祠著有弘毅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學者稱弘毅先生

劉理順字復禮河南杞縣人萬曆丙午舉于鄉累試春官不第垂三十年至崇禎甲戌中會試上親閱對策擢第一人而改原擬李焜首二甲士榮之復禮曰王曾生平志不在溫飽吾志猶是也授翰林修撰居

都下與同年金公鉉陳公龍正考究身心不厭往復已卯典試福建其程式皆深於理學湛於道德之言癸未分考禮闈遷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侍讀時內外交訌闖獻分突楚豫秦晉連陷寢逼燕京復禮無兵戎之責而時與金陳二公私憂之甲申三月十九日在圍城中聞召肅衣冠入平旦門未啓忽報賊騎入城衆官相顧愕然尋傳上崩于煤山復禮撫膺慟曰理順荷上特簡生不能出一奇殄亂致逆賊披猖國家淪喪臣之罪也亟還寓北面再拜自縊妻萬氏妾李氏子聖箴庚午舉人及婢僕數人死之題壁曰成

仁取義孔孟所傳信公踐之吾何不然既掇巍科豈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初復禮報狀元鄉人題其門曰天從人願至是有河南賊數十人下馬入寓呼曰公居鄉厚德吾輩感恩未報今同來救護何圖公竟若此言訖相與痛哭羅拜而去是年賙贈詹事府詹事謚文正贈萬氏淑人 皇清錫謚曰 賜祠田若干畝至康熙初丹徒張公九徵提學河南有文表間修墓併行杞縣查明子姓俱加優卹云學者稱湛六先生

李邦華字孟闇江西吉水人萬曆癸卯與父諫同舉

鄉試甲辰成進士令涇縣有能名擢御史直言無隱奏減福王莊田趨之國巡按浙江聲望尤著孟闇嘗師南臯鄒公受萬物一體之學故羣小攻東林者忌及之丁巳例轉山東叅議病免久之起廢籍爲光祿少卿未任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尋入爲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時奄黨崔呈秀等欲舉諸名賢一網盡之作天鑒同志點將等錄皆列名其中樞輔高陽孫公擁重兵在關外請入朝 奏邊事魏廣微唱言朝堂承宗興晉陽之甲李邦華名之來耳璫懼甚矯旨勒孫還鎮倪文煥遂疏論削籍謫戍嶺南

崇禎改元起原官尋遷本部尚書己巳之變日夕練
京營兵焦勞備至然竟以是免己卯起南京兵部尚
書憂去壬午起原官掌都察院事癸未南北告警大
帥左良玉擁重兵有跋扈之形潰而東下陵京震動
孟閻先移檄正告動以大義開陳禍福約勿過安慶
一步乃飛騎會皖撫發九江關庫銀十五萬以餉之
遂得帖然翌日親入其營慰勞將士良玉具橐鞬立
鵠首以見是歲獻賊破武昌駸駸及江右因上保東
南裕安攘一疏謂長江衣帶非僅僅守九江守安慶
可恃無恐也爲今日計安增兵以扼險江撫駐九江

懃撫駐吉安以壯虎豹當關之勢往來策應責在監
司上嘉納之會掌院缺特旨簡任凡大事大獄許不
時入奏禁廷天語商確多秘莫聞甲申春寇兵犯闕
孟閻知勢危急有密疏請太子南遷撫軍併請永定
二王分封江南立撤關寧兵入衛而主意則在發內
帑待外援以戰爲守君臣効死勿去上心是之以語
泄羣譁不果行三月十九日辰聞城陷急叩大內闕
門堅閉不可撼趨拜文丞相祠返寓閉門書版曰堂
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臨危授命庶
無愧吾君恩莫報鑒此癡愚仍入祠繫帛信公坐棺

自經而絕是年卹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文 皇清
錫謚曰 賜祠田若干畝學者稱懋明先生前後
林居時多父比部老無恙讀書談道篝燈布席依然
兩書生以是益邃于學晚年修講堂定教條立宗祠
恤繇役惟諭諸生誦法孔子於儒釋門庭未遑斤斤
區別也子六人長士開次士國異母而特友愛以試
事同舟行士國墮木湍迅急條忽失所在士開欲救
不能乃號哭赴水遂兄弟俱死先奉旨建坊旌表鄉
人劉同升爲之記

郭正中

原名

字大來浙江海寧人踰寇中萬曆乙卯

副榜入太學天啓甲子舉順天鄉試值高忠憲公爲
御史大夫受業其門遂于無欲故靜之旨日事體貼
久之有獲崇禎甲戌在北都著困學記丁丑謁銓得
四川廣安州滇人馬乾得山西代州乾親老不能遠
離大來援以柳易播之義力請相易未赴推舉纂修
曆法時言曆者四家原設大統曆及回回曆別有西
洋人湯若望爲西局布衣魏文魁爲東局彼此攻擊
言人人殊大來念諸法各有短長離合請會通四家
而求無差之定法西人欲主西法而以中曆爲佐大
來則欲主中曆而以西洋諸曆爲佐曰自堯舜訖今

歷歲四千二百七十四年其間修改七十餘次創法
十有四家未有端從外教而毀棄中法者故西人作
崇禎曆書既成而頒朔仍行大統者皆其力也大來
雖在曆局不屑以史祝自處慷慨論列皆天下大計
首疏日月頻食京師地震此冤獄所致宐因熟審之
例廣爲寒審清貴人之獄先及罪宗再疏天下之亂
由於貪吏欲懲貪吏莫若顯清望名臣令其表率百
寮風厲有位因薦劉宗周李日宣黃道周華允誠等
又言銓政之弊官吏皆出頂首之金當令方正大臣
保舉銓司及郡縣官保舉胥吏則頂金可及言衛
所之軍宐隸有司民壯之設非供役使上皆報聞惟
論奏先儒當庶祀者九人上以輕議大典斥之戊寅
六月抵代聞京師戒嚴請提兵入衛督撫壯其言而
不之許居一年自劾歸後舉邊才起山東沂州兵備
副使甲申乙酉間條上封事皆四鎮輩所不便因被
評奏尋經喪亂播通閩粵不知所終著有疏集同困
學記行於世

戴思孝字永言南直婺源人少端靜不逐羣兒戲甫
受經輒通大義弱冠補郡庠臺試屢冠軍與同邑十
一子締正社以正學相勉勵謂吾儕居近紫陽歷世

未遠雙湖雲峰少原登原一脉相承忝爲後死不應聽其中絕由是新安士行爲之一變踰壯舉明經見當世已亂遂棄去以授徒著書終其身於經書大全性理綱鑑及經濟百家之言靡不研究其極居家事父母及繼母盡孝處鄉黨謙謹特至臨子弟一嘖笑不苟雖盛暑不廢衣冠族姪某母貞子孝爲特請于當路表其閭從弟怡孝蚤世無子婦矢靡他爲立祠分羹給之自少至老嗜古尚義病中強起自銘其木曰爾德不類爾名未遂讀聖賢書有懷汲汲越數日而革惟以積行讀書二語貽二子年六十七學者稱華渚先生著有四書解壁經解閩史隨筆編年家訓及文集六卷藏于家

儲漣字剛甫南直宐興人少爲諸生有聲受學于錢啓新先生遂棄舉子業專心理學人以爲迂獨浙江章宸一見執弟子禮無錫鵞湖華氏延之家敬問業焉崇禎初巡按御史祁彪佳聞其名請見必欲得所著書將薦於朝剛甫以疾辭乃表其門曰理學真儒所著有易疑諸書



